

新 新 新

半月刊

第四期

社	國民的意志高於一切	反對移用租
借物資	學術無偽，學生無僞	
路名與民生	無照汽車	
內戰中我們應有的認識和行動		周煦良
中日戰後三大問題		張鳳舉
抗戰與民主		褚嘉
中國古籍中的日本語		夏均
給蘇聯人的一封信(譯文)		傅雷
科學 地球上的最大轟炸		顧均正
談蒼 雨衣路		賀若璧
小說識小		錢鍾書
細沙(散文)		宋佛芬
漫談戰爭(散文)		平心
蜀中 智識階級的貧困		龐薰琴
教書要不得		孫大兩
通信 所聞者悲風，所見者哀黎		葉常青
槐聚 廡詩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南京 館藏

冠生園

：品出名著：

應時節禮	喜慶喜果	罐頭食品	鮮果子露	玫瑰果醬	奶油蛋糕	西點麵包	陳皮製梅	糖果餅乾
------	------	------	------	------	------	------	------	------

：設附店總：

西餐部 飲食部

冷熱飲品	土司西點	牛奶咖啡	經濟西餐	餛飩麵食	精美茶點	隨意小酌	高等粵菜
------	------	------	------	------	------	------	------

四一〇七九話電 號七五一五四四路京南：司公總

六六電路同店支五 〇四電馬公店支二 七四電寺靜店支一
 九八三中學 七八八路館 四五三路安

社

評

國民的意志高於一切

雷

正統觀念在民衆的心目中早已消滅了，否則辛亥革命不會成功，袁氏稱帝不會失敗，而北伐也不會勝利，國民黨也不會有今日。老百姓分辨順逆邪正的眼光非常簡單，非常準確，極容易改換，也極不容易改換，只看政府的措施對他們有利還是有害，從不理會堂皇的文告說得怎樣的天花亂墜。

所以當前的內政問題，國民只認爲政府黨與在野黨的爭執，決不承認主奴的成見可以成爲相持不下的理由。儘管大多數的民衆談不到政治意識，「家天下」的念頭究竟和他們離得很遠了。國民黨「還政於民」的口號，說明它也並無永久當家的意思。在這種情形之下而事態仍會像今日這樣的惡化，推本窮源，還在於正統觀念在黨員心中作祟，也由於雙方竭力造成既成事實作爲戰爭的手段。

衝突的近因可以簡單地歸納爲三點：（一）軍隊的國家化，這是沒有一個人不贊成的，但也沒有一個人能否認眼前的中國還是一黨專政的局面。故若兩黨老抓着這一點來爭，而且作爲解決其他問題的先決條件，那末祇有增加彼此的猜忌和疑慮，決沒有好結果。（二）解放區行政長官的分配，國民黨在原則上已經接受；但對「統一」，「割據」，「分裂」這些名詞在現代政治上的定義，雙方的瞭解並不一致，於是不但意見越離

越遠，而且滑亂了全國的聽聞。（三）受降和復員是現局中最微妙、最重要、最迫切的兩件大事，也是最近兩黨衝突的導火線。一方面要單獨負責，一方面要和旁的軍隊同等參預。一方面怕對方割據，一方面指對方藉端擴張地域。背後還各有更微妙的國際背景，使事情格外難於解決，同時也因投鼠忌器而阻止了事態進一步的惡化。

然而這些癥結真的不可解決嗎？並不。在原則上只要雙方把黨的利益和國家民族的利益分清，必要時肯把前者爲後者犧牲。在實踐上，只要雙方願意聽從國家主人翁的意見，舉行一次公民投票，一切的糾紛都可從速解決，中歐各國最近就不乏這樣的例子。倘說現在情勢緊急，公民投票速水救不得近火，那末先來一個包羅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全國性的政治協商，仿最高國防委員會的成例，組織一個最高復員委員會，實地監督一切受降與復員事宜。這該是防止內戰最澈底、最公平而有效的辦法。因爲不論國內或國際的爭議，沒有第三者出而仲裁，和平友好的瞭解決不可能，尤其這裏的第三者是國家真正的主人翁。以常理言，當主人出來表示意見，監督執行的時候，公衆的僕人縱有天然的爭執也當完全消釋。難道全國人民的保證還不能祛除兩造的猜忌心理麼？

八年的抗戰，證明我們的民族是不可征服的，不問是外來的強敵，是國內的任何黨派。誰蔑視了這一點，誰就失敗。所以組織調查團一類的提議是文不對題的，因爲我們並不需要追究啓蒙的責任，而要根本消弭內戰。只有街頭的打架才以誰先動手來互相推諉。天天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便是非打不可的最明顯的表示。以近百年的時間，千辛萬苦好不容易締造起來的中華民國，遭逢了千載一時的復興機會，也臨到了萬劫不復的危機；在此生死關頭，一切的黨派都該服從國民的最高裁判。歷史上興亡起復的是朝代和黨派，不死的是民族；而全民族的意志只有一個：不許打！（十一月十日）

反對移用租借物資 遼山

二次大戰後美國的態度，和上次大戰以後相比，顯然要明朗積極得多，特別是對於亞洲各民族的獨立運動。

遠在三年以前，威爾基在「天下一家」中的論調，就迥非歷來美國的不干涉主義所可比擬。十月廿一日合衆社電傳紐約前鋒論壇報的社論，對過去白人凌虐東方人的政策大施抨擊，且直指在遠東有領土問題的英、法、荷諸國認識錯誤。結論中有言：「發動民族主義運動之希望，將見諸數種偉大計劃，決不能使以條約觀念了解亞洲之白種人獲得安慰」，直截痛快宣示了殖民地國家的末路，決非條約觀念所能挽回。前國務卿威爾斯，且在華盛頓郵報（十月廿四日電訊）為亞洲民族解放運動作更進一步的聲援，他說：「聯合國應向東方殖民地民族保證其最後獨立，並應於此時期內予以援助，直至其準備完成自治為止。」

不幸，實際政治總跟不上先知先覺的輿論。即使政策定了，當軸者的善意也具備了，往往因為缺乏智慧，狂於條文（即所謂條約觀念）優柔寡斷，在實行的時候仍舊不獲善果。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十月廿四日在招待新聞記者席上宣稱：「美國反對以租借供應物資用於任何與政治有關之用途——美國已請求荷印政府除去在東印度所用租借物品上面之美國標識。」這番說話，倘用善意來批評，可謂矛盾離奇，不思之甚；倘使帶一點外交家多疑的眼光來看，更有掩耳盜鈴，重演西班牙內戰把戲的嫌疑。以要求除去標識為反對的表示，我們不信堂堂美國的外交竟會如此軟弱。以毀滅證據來掩飾事實，我們不信以維持正義著稱的盟邦會如此虛偽。貝爾納斯謂除此以外，「亦無其他辦法」。但為何美國不用實地收回該項租借物資的辦法迫使對方停止使用，或派軍事代表團去監督保管，使對方無法使用？拭去了槍砲上的標識，東印度民族的血腥味就和美國沒有

干係了嗎？受到租借物資供應的國家還多着，倘羣起效尤，由國內而國外，還不就是明明白白的第三次大戰？英軍在荷印直接參戰，非但是個惡例，且是全人類安全的威脅，首先撕毀了手訂的大西洋憲章。

因此，態度的明朗積極是不够的，最要緊的還是實際行動。照美國這種措置，特羅曼總統最近宣佈的十二外交原則，恐不免和威爾遜的十四原則遭到同樣可悲的命運。那時，亞洲民族的解放固談不到，即新國際機構也會連提餅都不如的。（十一月十二日）

學術無僞、學生無僞 遼山

僞不僞是政治問題，學校當局與僞府有關，自然脫不了附逆之罪，——而這還祇能以僞國立市的學校為限。學生念的書，學的國文，英文，幾何，微積分，還是貨真價實的智識。僞校所授的，二加二還是等於四，法律還是八年前國府所頒布的刑法，民法，史地中涉及「滿洲國」的地方，教師是含糊糊糊翻過去的，學生更嗤之以鼻，只有輕蔑厭惡的份兒。不論教師學生真正的思想如何，敢冒大不韙在學校裏宣傳什麼大東亞秩序的，簡直絕無僅有。

收復區的一切，過去兩個月內幾乎全免不了戴上一頂「僞」帽，差一點連泥土和黃浦江長江的水，八年中照過華北華南華中的太陽都沾了僞氣，有了附逆的嫌疑。我們成人，財力體力不濟，沒法扶老攜幼的撤退，受了「僞」號，只要問心無愧，什麼都可以逆來順受，像過去的八年一樣。但那批可憐的青年，想走，第一要家裏籌得川資，還須冒着危險，一不巧被敵偽憲兵抓住，當做地下工作的人員幹掉。留在淪陷區裏罷，隨時也有被捕的可能，尤其在華北。天保佑，河山光復了，而無數青年居然榮膺「僞」號，連恭聆長官訓話也須特別分類，站在門外，這對他們含羞茹苦的精神是怎樣的侮辱，對他們活潑潑的生命力是怎樣的打擊！因為敵偽工廠

所留存下來的敵貨偽貨，倒並未受到「永不錄用」的處分啊！

補救的辦法，據報載是（一）受甄別試驗，（二）進臨時大學補習。細按這二點，跟偽不偽全無關係，而是充實吾國復興建設人才的德政。好極了！足見政府特別愛護收復區的青年，優先給他們一個補習的機會。（照我們想來，這種甄別與補習班應該慢慢地遍及全國，因為戰時大中學生的成績，內地的並沒勝過淪陷區的。）但願第一，從此把「偽學生」的名號取消；以免青年把政府特別栽培的好意，誤認為反省訓練一類的懲戒；第二，在補習的功課裏，近乎黨義之類的課程，應代以切實的學科。愛國的情緒，已經由敵人代做了八年的工作，刺激得很高漲了。至於黨化教育，現在到處都在呼籲停止，不必再強迫學生像上聖經課一般的浪費時間。黨國偉人的言論，學生自己已要讀的時候，禁止也無用；不要讀的時候，面命耳提也是白費。三民主義建國大綱，我們這一輩是在孫傳芳禁令之下讀的，這一點大可供教育當局作參考。（十一月十日）

路名與民生

夷初

市政府為着紀念勝利和蔣主席的「豐功偉績」，要在外灘建築勝利門，從大上海路直貫大西路、凱旋路，還要改名中正路。我想「錦上添花」，也是慶祝勝利後不可少的一件。但是聽說市政府還要給偽市政府時代所改的路名，都要「重錫嘉名」，自然也是這幾條路逢着勝利的幸運，使他得洗刷了一個偽字。不過偽市政府因為收回了租界，有不得不不改的理由，而且那時敵人正要利用機會搶走路牌的鐵質。現在有什麼理由要再改一下？如果以為偽字當頭，那末租界的收回，也是在偽政府時代，是否也要重新辦過一番手續？

我們要請市府當局做些關係到民衆生活的事；若是經費有餘，蓋幾所茅屋給露天下過夜的人們過冬，不是功德勝造七級浮屠嗎？況且一般的民

衆，尤其是才到上海來的人們，腦子裏剛剛有了幾條某路某路的影子，又要變一套戲法，莫非嫌這些人腦子裏空空，給他們點工作嗎？奉勸我們的賢明長官：「得饒人處且饒人」吧。（十一月三日）

無照汽車

風

和平了三個月，上海的接收工作比全國的都辦得早而比較完全。——以理推之，想必如此。

奇怪的是無照汽車，迄今滿市。驗車領照，手續甚簡，不消一刻鐘便完事；即使車主日理萬幾，只要開一聲口，吩咐一下車夫就行了。

在租界時代，這種違反市政章程的事是從來沒有的。難道中國人真非外國人管束不可嗎？爲了國家的顏面，希望政府注意這件事。

並且如今汽車有的有照，有的無照；將來車輛改向，難保不有的右行，有的左行，那亂子可鬧大了。因爲坐汽車的人，性命應該格外寶貴啊。

新語

綜合性學術

文藝半月刊

編輯兼 周 煦 良

發行人 傅 雷

發行所 上海 呂 班 路
新 語 社
一六九弄四號

內戰中我們應有的認識和行動

周煦良

最大的失望來了。這裏的失望，比起物價的上漲在每人心中所引起的，要大得無從比擬。它動搖了每個關心國事人士的信念，它擊破了我們最後的忍耐力，它使全國上上下下戰後才開始的一點努力完全失去意義。現在，我們很可以躺下來睡覺，或者仍像從前做偽統制時一樣攪進我們的蝸角，而世界也不會變得更好。自從毛澤東先生從重慶飛返延安之後，我們就一直懷着鬼胎，覺得他真是一去不返。現在這鬼胎竟不幸而證實：國共兩黨經過兩個月長時期的會談，除掉成立一些表面的妥協外，對國是並沒有達到具體結果，終於各自行動，而以兵刃相見了。這表示人民的願望已無足重輕，我們這些人已等於遺棄掉；還有什麼話說！

當戰事仍在進行時，聯合國家每個直接間接參加戰爭的人都會盼盼過，這將是最後的一戰，為實現人類永久和平的一戰。沒有這一點信心，戰事也許結束的沒有這樣快。中國在軍力上何嘗配稱強國，中國在這次戰後被推居領導者之一，是因為地大，物博，人多，在世界共謀人類福利的大企圖上面需要中國的和平合作。如果像現在，中國人連自己的內戰都避免不了，還談什麼能力倡導世界和平，拿什麼臉面居於領導國家的地位？將來至多做一、二大國的附庸，跟在後面甩龍尾，不必再顛頭說什麼四強五強之一。

我們的失望不自今日始，不自抗戰勝利後。在這次大戰中，英國成立了保守黨，自由黨，工黨的聯合內閣，直至德國潰敗後方才改選。美國羅斯福總統會邀請他的反對黨首領威爾基任訪問世界代表。人家元首的胸襟為什麼這樣寬大。這些國家在保持世界和平上面雖未必勝任，對處理國內政治，解決黨派爭端方面至少已進步到避免流血的地步。返觀我們中國，

被戰爭拖的時間最久，整整八年；政治上始終沒見過精誠團結，軍事上也沒有過統一的指揮，國共軍隊的局部衝突時有所聞，甚至屢滋國外。八年中沒有大規模的內戰發生不過由於強敵壓境，來不及做這些事，並不是出於為政者由衷的覺悟。中國好像並未從這次抗戰中學得任何教訓，有之，則是比往昔更強的一個古老觀念：用槍桿來說話。

我們的失望也不限於中國。窮兵黷武的結果，和已往一樣，並沒有使戰勝國家拋棄武力干涉的迷夢。祇管理原子炸彈秘密一項所引起的爭論，就足夠證明聯合國對於和平處理將來國際爭端的信念是如何淡薄，國與國之間是如何的不相下和和信任。看上去，人類含辱負重的精神只有比戰前更加減退。像是戰爭逼使人類採取了另一種生活方式，現在要回過頭適應平日和平的生活也得如軍犬返還家庭，經過一番解除訓練不可。我們參觀歐洲國家對付越南荷印各地動亂的手段，以及美蘇在中國此次國共衝突中微妙的態度，第二次大戰後帶給世人的失望，說不定比第一次大戰帶來得更大，而且更快。

可是失望何用？除掉像奧國作家司蒂芬·司維格絕望於世界，自殺掉，我們總得挑起人生的擔子；既挑擔子，就不能活得太無聊，多少得為一點理想活着，而理想雖非現實，却是最近真實的東西。過去也許我們的希望變得太高，故而跌得這樣重；也許我們的認識不夠清楚，不夠深刻，把希望寄託在錯誤的方向。但這不足以證明我們的理想就是一班淺視者所說的海市蜃樓，只能以之自騙騙人。愈是當這千鈞一髮之際，民族靈魂的生死關頭，連世界整個和平局面都有捲入戰爭狂瀾的可能，我們愈加要振作精神，刷新耳目，重申我們的信念，加強我們的認識，決定我們可能的

行動，為拯救我們自己，並一切在水深火熱中的人類。

我們的信念是些什麼呢？第一，我們要首先認定，世界和平一定可以用人為的力量使之實現，戰爭一定可以用人力永遠消弭。人類最初的戰爭是為了生存，但今日我們所居的世界已是一個豐足的家園，如果支配得當，足夠人安居樂業了。這基本的理由既不存在，戰爭自沒有存在的理由。我們絕不能相信，因為有人統計過，世界自有歷史以來，就沒有一天沒有過戰爭，因而承認戰爭也是人類一種經常的活動，或食色一類的本能；然而即使是的，人類也應有能力使它昇華，或變掉它，不應受其奴役。同樣，我們也不能相信，因為歷史上有些民族曾以流血獲得解放和較完善的政治制度，就斷定中國也非經過這個階段不可。美國的民族獨立革命可以流血，法蘭西的民主革命可以流血，蘇俄的經濟革命可以流血，從這些歷史的先例，中國人正應學得使自己的革命不流血。因為能學習，人類所以能從石器時代進步到鋼鐵時代，從部落社會進步到近代國家。歷史更顯明的例子是人類並不重複自己。

第二，我們得相信，中國的政治問題應當，而且可能，由其本身解決，不須視別國的意向為轉移，也不需要借重別國的力量。雖然閉關時代已成往跡，中國政治不能脫離世界政治的影響而獨立，但這不足證明，中國的政治就永遠不能獲得主動的地位；東家說左，我們就得左；西家說右，我們又得右。中國政治過去之不能爭得主動，一面固由於強鄰威脅利誘，另一面却由於中國人太消極，太不甘過問自家的事。如果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一朝覺悟，齊心放下國外接濟的武器，齊聲喊出和平的願望，將這聲音傳播到世界上每個人的耳朵裏，就沒有有一個野心國家能够造成中國的內戰。相反地，它必得趕快來改變其外交，很可能是和平合作的政策，不是武力干涉和侵略的政策，來應付中國新生的局面。

第三，我們得革除近二十年來一種深入人心的錯誤，就是把一切政治鬥爭都認為經濟的鬥爭，而經濟鬥爭必形成兩大堡壘，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最後決戰。此而屬實，則世界兩個經濟制度絕然不相同的國家，美國與蘇聯間的經濟合作勢必永不可能。同時，中國這

一片洁白的疆土必將連續不斷地演着兩大經濟堡壘的前哨戰，像今日顯示在我們面前的一樣。牢守這種成見的還包括世界許多深思的學者，和當權的政治家，其影響於世界的和平合作實非淺鮮。這裏我們要指出的祇是，我們繼續信於人類中間有所謂智慧，理性，和一種超階級性的存在。如果經濟活動祇是滿足人類較低的物質享受的活動，那麼其不聽於人類理智的制裁便只是病態。聰明的人們總能在兩極端間尋得合理的中點。資本主義的經濟，在一個完善的政治制度下，可以因環境的需要使其逐漸走向社會主義，而走極端的社會主義經濟，到向前走不過時，也會回轉頭來，採取較溫和的方式，像蘇俄過去採用新經濟政策，中國共產黨今日高唱民生主義一樣。誠然，今日世界的經濟問題是不患貧而患不均，但我們必得信賴，從不均到均，可以不用暴力的手段爭取。

根據上述的三點，我們敢對中國當前的內戰作以下堅決否定的判語：它並非不可避免的，而是由於雙方當政者沒有決心魄力去避免；它也不是出於別國政治的推動；八年的外患強吞不了中國的政治，現在也強吞不了；它更不是因為中國兩大政黨有什麼不能妥協的政綱或經濟的政策；如果兩黨能拋棄成見，疑忌，和不信任的心理，都在為國為人民打算，就沒有什麼談不開，合不攏。

內戰只是一種罪惡，是過去人類集團每到相當強大時就會犯的罪惡。和一切罪惡一樣，它可以有一千種藉口，但尋不到一個正當理由。它的出現原因也很簡單。在中國沒有產生一種完善政治制度來制止武力時，武力就是政治，而我們通常所謂的政治不過是武力的附庸，一種平時的軍事準備。拿槍桿來說話實在可以說是這種政治的定義。一個聲音是專制，兩個聲音就是內戰。這種政治制度除了擁有人民所不能負擔的龐大軍力外，其一切意志都是由上而下。人民的意志要由下而上，無異使血液逆行，使這政治的龐然大物生命停止。可是世界上另外有些國家的血液却老早就逆行政。那裏有無數聲音，控制着更龐大的武力，而不發生內戰。英國自一六八九年後，法國自第三共和國成立後，都是如此；只有美國的民主政體曾發生過一次南北戰爭，然而從彼時到今，國內人民也安享了近百年的昇

平，將來也不會再有內戰。這一切安全的生活，安全的感覺，中國人可曾有過？中國今日當局認為洪水猛獸的，人家已視為當然；人民認為沒法制止的，人家已視為不成問題。同是人，同處一世界，同擁有國家，一則為主，一則為奴，何以中國人不幸至此！

現在處於奴的地位，處於被統治者遺棄者的地位，環顧戰雲彌漫的四週，試問還有什麼事我們能够做？——行：

第一我們要堅決反對以暴易暴的政治，同時我們也不要以武力不仗槍桿，來表示我們的意志，以此為全國的表率。我們要大聲疾呼，用口頭或文字的力量，喚醒全國人民，告訴他們內戰是一種罪惡，要他們一致反對。我們要一面聲喚一面責備從事內戰的人，使他們漸漸感覺到自己的罪惡，終於放下他們的槍桿。

第二我們要抱定始終不合作的態度。不加入任何進行着內戰的黨派、

中日戰後三大問題

張鳳舉

不做任何替內戰服役的官吏，不直接間接參加有助於內戰進行的工作。不論政府黨在野黨，只能以停止內戰為條件，可以獲得我們的合作，可是我們堅決拒絕參加以正在進行的內戰為要挾的談判。

最後我們要牢牢記着，等到暫時停戰或局部妥協實現以後，無論是割據也罷，聯合政府也罷，只要政黨擁有武力，內戰總有重新爆發的可能。我們必得繼續聲喚，直至他們放下槍桿，還政於民而後已。這將是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少數順從多數意志，多數不侵犯少數自由的民主政府。說不定比英美的民主還自由，比蘇俄的經濟還上軌道，說不定世界別的國家都要步武我們的後塵。

不要去崇拜列寧，不必去宣揚華盛頓。我們當前的工作要比華盛頓和列寧的工作還要偉大，還要具永久價值得多，問題只在我們肯不肯做而已。

關於管理日本各種問題，現在像是正在聯合國接洽磋商之中。性質權限如何我們雖無法預測，但某種形式的管理委員會或諮詢委員會，是勢在必設的了。共同管理日本於我們的利害，頗值得考慮，我不敢附和一部分人士的意見，斷定任何性質的共同管理總是於我們好的。現在但假定共同管理日本委員會將見成立，就與我國家民族安危有關的三點貢獻點意見，備時賢的參考。

【一、日本本土管理問題】開羅會議與波次坦宣言先後規定了處置日本的大綱，我這裏提出下述的具體辦法，其中前三項關係全聯合國，似已着手，末了一項還待全體聯合國決定，其餘各項是我國單獨的要求：

- 甲 扶助日本人民建設全民政治，成立民主國家。
- 乙 消滅日本參謀本部及秘密警察。
- 丙 剷除三井三菱住友等日本財閥，粉碎其一切足以助長侵略的經濟機構。
- 丁 消滅一切以侵略大陸為主旨的行政機構或公共團體或教育文化機關：

- (一) 大東亞省
- (二) 黑龍會
- (三) 東亞同文會
- (四) 外務省對支文化事業部
- (五) 日華實業協會
- (六) 東洋協會
- (七) 日華學會
- (八) 善鄰協會

(九) 民族研究所

(十) 東亞研究所

禁止一切侮辱華僑的教育、思想、言論，銷燬各該性質的學校教科書、著述、戲劇、電影等，撤除日本帝國博物館、公園、神社、佛閣，及任何公共地區內的侮辱陳列物紀念品等。

戊 歸還一切對我國擄去的實物文獻等。

己 賠償九一八以來我戰爭損失。

庚 逮捕嚴懲歷年來僑華主犯。

辛 駐兵日本年限不宜過短，和約成立不宜太驟，必須作到日本帝國主義確無死灰復燃的餘地，日軍與財閥確不能從新脫胎出殼，如威廉第二後的希特勒。報載十月十七日東京電，日本陸相下村向日內閣報告撤退各地日軍計劃，預計散在亞洲大陸及太平洋各方面日軍最後一批的撤回本國須到一九四九年秋才能完成。在它未完成之先，聯合國不應該撤退日本駐兵。

壬 在朝鮮問題上，過去歷史中，朝鮮與我東北的遭遇頗類似一遠東的巴爾幹。甲午一戰是我們的奇恥大辱，而朝鮮實為它的起因。史實告訴我們，沒有我國的幫助，朝鮮決難獨立存在，同時沒有一獨立自主的朝鮮，我東北角上的國防即失去一道重要的藩牆。今日日本是戰敗了，但誰敢保證它永不再起？中蘇訂了三十年期限的友好同盟條約，但外蒙是「自主」了，誰敢預言三十年後的中蘇關係？因此對於聯合國決定幫助其獨立自主的未來朝鮮，我們不能不十二分關心。已往日本的魚肉朝鮮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五十年來刀鋸斧鉞慘澹經營的結果，朝鮮除去少數流亡在外的革命志士外，殘存者差不多都作了日本人的奴隸，至多也不過是傀儡。一般朝鮮人既沒機會受高深教育，更談不到干與政事，所以朝鮮國家的再造將是一件非常艱鉅的工作。反之聯合國萬一措置乖方，則以日本的國力同人力，二三十年後再演一次甲午，未必是稀奇的事體。為我們自衛計，為促成朝鮮早日獨立自主計，我主張：

• 0 •
• 成朝鮮早日獨立自主計，我主張：

甲 遣散在鮮日人全部歸國。

乙 剷除日本對鮮奴化教育。

丙 剷除日本侵鮮一切經濟機構。

丁 幫助鮮人建設獨立自主的國家，施行為鮮人謀福利的民主政治。

戊 幫助鮮人推廣真正為鮮人的教育，培養鮮人國家意識。

己 藉學校、刊物、演講、戲劇電影等以介紹中國歷史文化、風俗人情於鮮人，使了然於中鮮輔車相依的關係，撤除幾十年來日人離間彼我的障壁。

庚 獎勵鮮人來華留學。

辛 獎勵向鮮移民與鮮人入華。

壬 開闢我沿海重要港埠與朝鮮海岸各港埠間的定期航線，必要時國營。

癸 在朝鮮未獨立自主之前參加朝鮮駐兵及聯合國一切行政管理。

朝鮮人口據民國二十九年日人調查統計為二四、三二六、三一七人，其中日人數目未詳。朝鮮面積（包括大小島嶼）為二二〇、七八八、四四平方公里。查民國十四年朝鮮人口為一九、五二二、九四五人，其中日人有一八四、〇一九人。但民國十七年居鮮日人即增至二一、二〇二人，三年間增加二七、一八三人，平均每年增加九、〇六一人。依此計算，日人移鮮數目現在至少亦應在三十五萬以上。但事實上決不止此數。因九一八以後，日人一面盡驅驅鮮人入滿奪取華人田地，作彼墾殖的先鋒，俟鮮人立定根基，漸有收穫，再盡奪鮮人奪自華農手中的田地以分配於每年來自日本本土的大量移民，而驅鮮人易地從新奪取其他華農田地，預備下一期的大量移民；他方面復每年以全力移植日人入鮮，奪取鮮人墾地背井、被逐入滿蒙為彼輩作牛馬者世代相傳的遺產。其規模的宏大，計劃的周密，用心的狠毒，在東亞史上可謂前代無比。我們不為子孫計則已，鮮人不求獨立自由則已，否則今日散布滿蒙台鮮一帶的日人務必全數遣送歸國，寧可他日在嚴格的限制管理下許其再來。不如此，後患將不堪設想。中歐因人種複雜，所以國與國間衝突時生，而一國之內，人與人間亦復糾

紛迭起。這是一個假象。

至於幫助鮮人建設獨立自主的國家一事，簡單地說，我們萬不可再玩日本及法國那套滿洲帝國安南帝國等把戲，只可以比美國過去的扶助菲律賓獨立更好，不可更壞。唯有一個真正鮮人有鮮，鮮人治鮮的朝鮮才可以作我們東北的屏藩，可以鞏固北太平洋的和平。

不過我們得承認，我們的朝鮮朋友得承認，新朝鮮建國的工作是非常艱鉅的，必須假以時日。而時不我待，日本尚未從此一蹶不振。何況日本之外我們在這東北角上未必便無隱憂。所以我作上述的建議。這一次，勝利是我們的了，但我們為爭得這勝利而付出的代價現在還沒法估計。這勝利是甲午以來的總結算。甲午的發端在朝鮮，我們自然不希望再有甲午，我們今後便不可以開却朝鮮。

【三、在華日僑問題】五十年來日人處心積慮，謀劃我的死命。總算功虧一簣，一壘大日本帝國的美夢轉瞬間霧散烟消。平心地講，它究不失為一個勁敵。試想：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學術，人民堅苦耐勞的性格。奉公守法的訓練，忠貞不貳視死如歸的愛國精神，它那一方面趕不上人家？不過日本也有它的缺陷，眼前日本最大的缺陷便是沒有一個高瞻遠矚兼具的政治家，也可以說簡直就沒有政治家。日本如有政治家，決不至有九一八，決不至有八三一，更決不至有新一二八。這裏是我們的幸運，但這裏也有未來的危險。因為西園寺公望以後日本沒有政治家，所以軍閥可以橫行，直至導國家瀕於滅亡而不悟。也許今後若干年內日本還沒有政治家真能如聯合國所希望，領導日本民衆，將敗殘的日本帝國加以澈底改造，實行民主，但縱容軍閥餘孽與浪人徒黨改頭換面，潛滋暗長，準備建設大東亞共榮圈新秩序的再演。像八一三禍首近衛文磨一流的日人一天還在那裏參與日本政事，我們便一天不能高枕無憂。

因此，我主張這次我們國內的掃除工作務必澈底，不可稍有含糊。日軍不待說，所有在華日僑務須掃數遣送歸國。我們曉得，上海、天津兩處的東亞同文書院，及九一八以後在華北，八一三以後在華中華南設立的許多日僑學校，不外是日軍就地訓練的間諜養成所，散在我沿海港埠以

及大都小邑的藥房，理髮店，照像館之類，不外是退伍兵士浪人等刺探虛實的間諜網。當我東北軍閥混戰時期，當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日人如何利用這些深入我腹地的情報機關，以實行其挑撥離間坐收漁利的陰謀，國人的記憶想必尚新。當時大家都知道這是我心腹之患，然而毫無辦法。好不容易有今日這一天，可以讓我們暫時關一關門，打掃一個乾淨，我們不應該把這機會錯過，否則對不起直接間接死於日人手中的成千萬同胞，對不起後代。我們不求報復，不想「磨懲」，但不能不自衛。無論老弱男女，無論軍人平民，凡現在我國的日本人應該一律歸國。將來和約簽字國交恢復之後，他們自然可以再來。那時視各地的情形如何，自然每年允許他們入國的數額應各有嚴格的限制。入國者的資格也概須經過審查。

目前我收復區尚有不少的日人不但未作俘虜，而且未被解備，據說他們大都是技術人才，而我們自己的技術人才實不敷用。在收復後的今日，京滬滬杭路上連拿信號紅旗的自家人也沒有，還要借用日本技術人才，這真是太謙虛了。又據說政府對東北九省及台灣的管理，有若干部分暫時也須借重現在那裏的日本專家。

這些地方想來當然都有苦衷。不過大家該知道，這種辦法是非常危險的，是極容易弄巧成拙因小失大的。蘇聯英美可用德俘的勞工抵償他們的戰爭損失，因為他們國內有完備的法律，有整齊的社會秩序，人人有正確的國家思想，即使集幾千幾萬的乃至幾十萬德俘在他們國內，也不足為患。這是一種奢侈品，可惜我們還沒資格享受。我們國內，法律的力量還薄弱。我們的處境是瘡痍滿目，荏苒遍地，失業者填溝壑。我們同胞這次有不少的，連「讀書人」也接受了「共存同榮」的教訓而甘之若飴。今日我們如果真抄襲蘇聯英美在歐洲的文章，想用日俘的勞工來抵償我們的戰爭損失，我恐怕昨日的損失還沒償清，明日的損失且將無法估計了。

抗戰與民主

褚嘉

八年抗戰結束了。要知今後中國發展底方向，必須正確估量過去抗戰對於內政的意義。政論家羅維基先生今年「七七」紀念日的交章「八年來中國民主的動向」，很適宜做我們回顧時的根據。

羅先生說：「九一八事變以前，人民對政治已經有了許多失望，當時一般智識階級已經在要求憲政，要求法治，要求民主。」他指出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九一八到現在已有十四年，凡在這十四年內參加政治生活的人，以及較年長而健忘的人，往往會認為中國本是和諧的樂土，祇因九一八，或七七，或八一三，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才引起對外和對內鬥爭的。不，中國久已有鬥爭，並不妨於九一八。九一八以前民衆底「失望」和智識階級底「要求」，本身又有一段很重要的歷史——雖然與後來的抗戰有密切的關係，但爲免得混亂了討論的主題，我們暫且不提。

那麼九一八事變不過使中國業已複雜的情勢更加複雜罷了，並非單獨造成那複雜的情勢。羅先生說：「到了日寇造成九一八事變的時候，人民看得很清楚：中國與日寇不經過一次血的清算，民族得不到解放；同時，中國的政治黑暗腐敗，不有一次徹底的洗滌，人民亦得不到解放。」這是說：中國人民本來祇有對內的鬥爭，爲了反對黑暗腐敗的政治；但此時又加上對外的鬥爭，爲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底武力侵略。

種種爭論，就是從這對外和對內的鬥爭的相重關係上來的。在當權的國民黨方面看來，此是異常簡單。人民不應常有對內的鬥爭，即使過去有甚麼失望，有什麼要求，今後也應當拋棄一切而無條件地服從政府，做政府後盾。但我們站在人民方面考慮，問題就沒有那般簡單了。

據羅先生說，當時站在人民立場的人對此問題有兩種不同的意思。他

自己以及大多數人認爲：人民的解放運動不能兩面作戰，於是強調對外戰爭，而希望在對外戰爭中，對內對外都能得到解放。接着，他說：「我不知道當時別人的見解是怎樣，我個人九一八以後在上海發表的文字及講演都把抗戰與民主合併在一起。我以為倘能發動一個偉大的對外爭取民族解放的戰爭，國民政治必被迫着漸漸的走上民主的道路。依據我的記憶，極大多數都是這個看法。」

極大多數，並不包含一切。「有些人當時有一種希望，以爲國內政治先有民主而後統一團結，準備抗戰。萬一不能達到那個希望，那麼發動抗戰，在抗戰中爭取民主；那亦是一條出路。」

這兩種意思很有分別：有些人原來主張先對內而後對外的，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才接受對外戰爭，但仍主張在抗戰中爭取民主；至於「極大多數」則主張先對外而後對內，而且對內也無需爭取民主，因爲在對外戰爭逼迫之下，國內政治自然會漸漸走上民主道路。但他們共同的意思都認爲抗戰和民主能够互相爲用，不會互相排斥的。

果真是這樣麼？我們試先檢討這八年來的事實，以及羅先生本文內對於這些事實的解釋。

抗戰初起，各在野黨派都誠心的願意擁護政府以爭取抗戰的勝利。沒有任何黨派發表過與此不同的意思，到南京來的全國學生也沒有批評政府。在野黨，甚至於「沒有人提出憲政政治這些問題，亦沒有人提出人民自由平等這些權利。相忍爲國的觀念在一般人的頭腦中很深刻。」在野黨祇有二項建議：（一）讓在野黨派參加政府，（二）設立戰時民意機關。這兩項建議，依羅維基的回憶，「對政府並沒有甚麼惡意」。可是政府祇接受了第二項建議。第二項建議的具體化，就是有名的國民參政

會，而且是在南京淪陷以後政府遷至漢口的時候才實現的。

那時，政府有沒有受着戰爭的逼迫而走上民主道路呢？沒有！「當時參政會的職權限於諮詢顧問，……同時每個在野黨派代表限於七人，……第一屆參政會中在野黨派的代表總數還在三十以下，與參政員全數比例約佔十分之一，而國民黨的代表與總數比例，有十分之七。」羅先生接着說了參政會幾件軼事。「這些例子已令許多人對所謂民意機關有了認識。大家慢慢的感覺：民主與抗戰似乎不許併為一談。以往許多人的希望漸成失望，認為用民主的方式來團結抗戰，在抗戰中爭取民主，彷彿是種幻想。」

漢口又淪陷了，政府遷到重慶，此時應該受戰爭逼迫而走上民主了罷？不然，「人民呼籲的改革一點沒有接受，人民扭着抗戰的前途，於是批評愈嚴，政府既沒有澈底改革人事及機構的意圖，於是防制批評的方法亦愈密。」從那時起，「當權黨與在野黨的對峙形勢，不止恢復到七七事件以前的情況，且更惡烈。」

太平洋戰爭爆發了。「……中國抗戰前途很可樂觀，因為歐美的民主國家與中國同站在一條陣綫了。以常情推想，中國既然是與民主國家共同作戰，而且盟邦作戰的口號又是『保衛民主』，那麼這是中國政治比較更趨民主的一個大好機會。」此時怎樣呢？中國政治非但不會因此而趨於民主，反而給各個在野黨派以嚴重打擊。「到這個時期，人民對戰時實現民主，由失望變成絕望。」

「由失望變成絕望」！絕望之後還有甚麼話可說呢？除了說：政府不會受戰爭逼迫而自然地走上民主道路，在抗戰中即使爭取民主也是沒有効果的？

現在抗戰勝利了，中國還是沒有民主，同七七以前一樣，同九一八以前一樣。幾個月前政府行政上有一些調整和更動，但沒有民主；現在政府又有若干民主性的許諾，又是靠國際的形勢來推動的。羅先生解釋此事，說是爲了（一）軍事潰敗，官吏貪污，物價躍漲，使老百姓嚇壞，使文化人忍耐不住，要求改革；（二）美國關心遠東戰爭，輿論批評中國政治黑暗，也要求改革。我們認爲第二個理由是對的，因爲這是新的理由。至於老百姓和文化人底不滿意，則久而有之，以前無力推動政府走向民主，此時也毫無此力量。

抗戰勝利而沒有民主，這是事實，但我們就能下結論說：抗戰和民主是不能兩立的麼？

不錯，抗戰和民主，如果如羅先生以及極大多數人所瞭解的，的確是不能兩立的。這話說來很長，非此短文所能盡。我們這裏祇能簡單指出：要推動和爭取民主，必須先有代表民主的力量。抗戰以來我們有這力量麼？沒有！羅先生文章內祇告訴我們各在野黨派在推動和爭取民主，但未曾告訴我們有甚麼真實的代表民主的力量。固然，（到了最近一年），他說老百姓嚇壞了。而政治敏感的文化人忍耐不住；那窮即使此時有民主力量，也是知識界，文化界，青年學生們而已。固然，七七以前，他認爲有民主力量推動抗戰，但他所說的是「在野各黨派在這兩個目標（抗戰和民主）上有了很好的聯絡與諒解，青年學生們在這兩個目標上有了相當可觀的組織。我說七七事變是中國民主力量推動的結果，根據就在這裏。」毫無疑義的，極大多數人是拿在野黨派和青年學生們來代表民主力量的，不僅中國如此，西方諸國進國亦然。可是仍「有些人」不肯拿在野黨派和青年學生們代表民主力量，而要拿更基本的在社會生產上佔據更重要地位的羣衆來代表這個力量。這些羣衆會否起來推動民主，我們不知道，總之羅先生這篇文章內未曾說起。中國若是有這種真正代表民主的力量起來，則當初九一八和七七也不會發生，即使發生，也容易推動民主，使之與抗戰相糾纏而不可分離。那時民主和抗戰，都會有新的與一般人瞭解不同的意義了。

中國正因爲沒有真正代表民主的力量起來，正因爲壯丁需要麻繩編綁，所數才有如此這般的抗戰，與民主不兩立的抗戰。結果如羅先生文內所說的：「八年抗戰到了中途，政治、軍事、財政、經濟上的弱點也暴露無遺，抗戰局面，假使沒有國際上的轉變，假使不是英美參加戰局，那時抗戰真到了窮途。」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

中國古籍中的日本語

夏丐尊

現在的日本語，除語助詞和語尾變化用假名（日本的注音符號，其功用和我國的注音符母同）寫着外，大部分都用漢字。在古代的日本書裏，名用得很少，有的竟全用漢字，所以一向中日有「同文」之號。但日本語雖大部用漢字表出，讀法是不同的。用羅馬字音把「長崎」讀作 Nagasaki，把「人」讀作 hito（訓讀）jin，或 nin（音讀），把「物」讀作 mono（訓讀）或 bunsu（音讀）才是日本語。如果把「味四素」(ajinomoto) 讀作「味四素」，便不成話。把「鈴木內閣」(Suzuki naikaku) 讀作「鈴木內閣」，雖然成話，究竟仍不是日本語。在西洋人的雜章或日語上遇到日本的人名地名或日本特有的名詞時，必以日本語原音拼出來表示。如「廣田」作 Hiroda，「神戶」作 Kobe，「浮世繪」作 Ukiyoe，他們沒有漢字，不得不用日本原音，雖然麻煩。倒和日本語相合，我們因為有漢字之故，往往依漢字的讀音來說，結果所說的仍是中國語，就和日本語相差很遠。

這情形古人似乎早知道，古籍中會有把日本原音記錄下來的，如後漢書東夷傳：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章懷注云，按今名邪摩推，音之訛反。」

「行來渡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魯吉利，則屢以財物，如病疾遺害，以爲持衰不謹，便共殺之。」

「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專鬼神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爲王。」

「邪馬臺」(按隋書和北史均作「邪摩臺」)當是「大和 Yamato 的

譯音，這依章懷注，「馬」讀「摩」，「臺」讀「推之訛反」更明顯。「持衰」疑是「持齋」(Shi)的譯音，把「齋」寫作「衰」，目的似爲保存原來的語音。至於「卑彌呼」當然是直接的人名音譯了。此三語實爲日本語見於漢籍之最早者。

次之，是三國志魏書中的倭人傳，爲倭人設專傳，始於三國志，記述較後漢書東夷傳詳得多。那裏有許多地名人名，尤可注意者是官名。

「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鞆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至對馬國，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

據日本某考證學者說，「卑狗」讀作 niko，「卑奴母離」讀作 hina-mori 是對馬，豐岐地方的官名。

到了隋唐時代，日本與中國之間交通更頻知了。日本語流入中國者當更多。可是在史傳中所新見到的也只是寥寥數語。

「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按宋史日本傳作「名自多利思比」）號阿鞬羅，遣使詣闕。……王妻號鷄羅，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爲利歌樂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置一軍尼。」(隋書倭國傳)

「其國居無城郭，以木爲柵，以草爲屋，四面小島五十餘國皆附屬焉。其王姓阿每氏。」(舊唐書倭國傳)

日本皇室無姓，這裏面的「阿每」，據日本某學者說，當是「天」ame 之譯音。「雞羅」疑是「利」kiri 之譯音。「利歌樂多弗利」、「伊尼」、「軍尼」均未詳。

以上所舉，都是史傳中的記錄。其實隋唐以後，中國人與日本人交通機會益多，如果民間有人把日本語記錄下來，其數目當遠在史傳所收者之上。試看宋時羅大經所作的筆記「鶴林玉露」卷四中就有一段記錄，收羅着二十個日本語。

「余少年時，於鍾陵邂逅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首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經一半矣。……僧言其國稱其國王曰天人國王，安撫曰牧隊，通判曰在國司，秀才曰殿雜罷，僧曰黃榜，祝曰松蘇利必，筆曰分直，墨曰蘇蘇，頭曰加是羅，手曰提，眼曰媚，口曰窟底，耳曰弭弭，面曰皮部，心曰母兒，脚曰父兒，雨曰下米，風曰客安之，鹽曰洗和，酒曰沙嬉。」

這段記錄，很足重視。其中如「僧曰黃榜」(obo)、「筆曰分直」(fude)、「墨曰蘇蘇」(sumi)、「頭曰加是羅」(kashira)、「手曰提」(te)、「眼曰媚」(me)、「口曰窟底」(kuchi)、「耳曰弭弭」(mimi)、「雨曰下米」(ame)、「鹽曰洗和」(shio) 現在的日語讀法完全相同。也有大同小異的，如祝曰「松蘇利必」，今則讀Suzuri無「必」字音，「酒」今讀Sake，不讀「沙嬉」(Sashi)，這也許是日本語本身古今有變遷，或所注中國方言語音，因空間時間有不同的緣故。其餘未詳。

用漢字的音來注日本語，原是不不得已的辦法，當然不能十分準確。前人所加的音注，我們念起來的時候，容易走樣。如果用日本的假名來注音就不會有這毛病了。日本的四十八假名，流入中國的年代不可考。最初的記載，見於元末明初陶宗儀所著的「書史會要」，稱之曰「以路法」(今稱「伊呂波」)。據說陶氏在禪寺中邂逅一個名叫克全字大用的日本僧，「以路法」的讀音，就從這位僧人習得的。陶氏在「書史會要」也曾附收着「天地山水」等十個日本語。

把日本語重視，加以討論，廣泛介紹到中國來的，要算明代中葉。明代受倭寇的刺激，故在嘉靖萬曆間有不少關於日本語的研究的書。這些書於後

述日本地理風俗習慣以外，還附帶介紹日本的語言，把日本語分門別類，作成一部語彙，以便檢查。如：

日本考略 (薛俊著)	收日語三五八個	分十五類
籌海圖編 (胡宗憲著)	收日語三五八個	分十五類
音韻字海 (周鍾等著)	收日語三八九個	分十五類
日本考 (李言恭·郝奕著)	收日語一一八六個	分五十六類
日本一鑑 (鄭舜功著)	收日語三四〇一個	分十八類
武備志 (茅元儀著)	收日語三五八個	分十五類

這些舊的著作，目的全在通曉倭情，冀收防寇之用，原不是研究日本語的專書，可是在四百年後的今日，我們翻閱之餘，其精博頗為可驚。想不到古人在四百年前已有這樣的成就。

試就日本考一書來看。該書共五卷。第一卷為日本國圖與倭國事略。第二卷述日本的官制，風俗，產物等。第三卷為以路法字樣與歌謠。第四卷為語音。第五卷為文辭，詩賦，山歌，琴及象棋，圍棋，雙陸等技藝。第三卷第四卷固然全是屬於言語方面的不消說了。其餘各卷的記載，也都隨處用着日本語，如第二卷「時令」一篇說：

「新正曰少完之，正字呼為少，完之即月。……朔日賀歲，口稱紅面的例。……元宵曰默之壽五……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曰設孤……端午曰少滿……於七月半中元節，大家小戶，皆拽升天燈於高竿，名曰拖錄。」

「少完之」讀作Shoentsu，「紅面的例」當是「紅面的例」Onaredo之訛。「默之壽五」讀作 mochiugo，「設孤」即節句(令節之意)讀作 Sekku，「少滿」即菖蒲，讀作 Shobu。「拖錄」即燈籠 toro 之譯音。

書中對於一般的敘述，尚這樣地保存着日本語，至於直接介紹語言的部分，當然可知了。為使讀者一窺原書的樣子計，把原書二面製圖附入。第一圖從卷四中選出是語彙的一部分，第二圖從卷五中選出，上面寫着一首山歌。

來 曲意顛倒術此意也	切意 月華花茂趨好而來冲風冒雨心誠而	可搖心誠那助語	好中 革乃付風魯雨那助語來正音心	釋音 紫氣月宜梭明法乃花乞打路來道理	來心可搖那	紫氣宜梭法乃尼乞打路外道理革乃付魯那	雜唱小曲	來偏來	武右官 <small>法卷紀不けの</small> 武 <small>已上三公似中國三關</small>	武正官 <small>部傑</small> ふけ 武左官 <small>伏那</small> 日 <small>外</small> る	文左官 <small>公白</small> らる人 文右官 <small>那印</small> る	儀從人 <small>大世又多</small> 文官 <small>國傑</small> る	附馬 <small>木哥</small> 志子 官娥 <small>國袍</small> る	太子 <small>太伊世</small> 多 <small>る</small> 公主 <small>娥前</small> る	皇帝 <small>華子</small> 多 <small>る</small> 皇后 <small>外吉</small> る	君臣
---------------	-----------------------	---------	---------------------	-----------------------	-------	--------------------	------	-----	--	---	---	--	--	---	--	----

明人對於日本的研究，在言語方面有如此的成就，不消說由於防衛上的需要。最近五十年來，日本侵華，咄咄逼人。我國赴日本留學的先後達數十萬人，到日本考察，在日本經商的更不知有多少。可是關於日本的研究，除黃遵憲的日本國志，載傳賢的日本論等寥寥幾本外，可舉的有幾。比起日本人研究我國的著述來，數量上真有天淵之差。至於論到語言研究方面，懂日語的人也不算少了。竟沒有甚麼像模像樣的東西，甚至連一本字典也找不出，真是可以愧死。

槐聚廡詩 錢鍾書

夜坐

吟風叢竹有清音。如訴昏燈掩抑心。將欲夢誰今夜永。偏教囚我萬山深。注飛不著詩徒捉。鑿白多方老漸侵。便付鼾眠容鼠嘯。獨醒自古最難任。(柳子厚有囚山賦)

重來昆明感念亡友滕若渠

城郭重尋恐亦非。眼中人物愜天遺。學仙未是歸丁令。思舊先教痛子期。沉魄百年應此戀。蓋棺一世許誰知。已拚花柳婆娑盡。枯樹江潭別有悲。(君寄余詩曰：回首昆明湖水畔。繁花高柳尚撩人。)

給蘇聯人的一封公開信

美 Stanley High
傅 雷 譯

大家害怕今後五年十年廿五年之間會有一次破壞性更大的戰爭，這種恐懼一日不去，世界上的人一日談不到自由的精神。

因為在勝利中最受威脅的，莫如人類自由自在的精神不得發揮，無法作創造的活動。過去就靠這種精神，使我們脫離叢莽，以有今日；使美滿的生活一天天的跟我們多數人士接近；並且使我們相信，我們的子孫和社會，能夠建立一個更美好的前途，來代替循環不已的破壞、劫掠、和慘死。這些信念，是要靠自由精神及其創造活動促成的，對未來的希望也全部建築在這種精神上。而將來的世界性質如何，趨向如何，大半要看蘇維埃聯邦，合衆國，和大不列顛採取的方針，——是協調與諒解呢，還是猜疑與惡意。

為締造將來的世界爭取機會起見，我們曾共同作戰而獲得了勝利。但這個將來的世界就在勝利中受到威脅。凡是見到這一點——並且為了一切民族最迫切最企求的需要起見——而為之努力的人士，將被認為比政治家更高的人物。他們將被認為真正的「人」，被認為「解放者」。

英美之間的協調與諒解，早已具有廣大而深厚的基礎，可以

成為建造世界的磐石。但若這次大戰的結束真是和平而非僅僅是休戰的話，三大盟國目標的一致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單從各國自身的利益來看，除此以外，更無旁的萬全之策。這一層，美國很明白，俄國一定也明白。

〔雙方共同的需要〕 為了國民的福利與進步，最迫切的需要是長時期的和平。每個國家都對民衆一再許諾，說要不斷的提高生活水準及其內容。沒有和平，這諾言即無法兌現。

俄國在經濟方面還有漫長的途程需要邁奔，工業尙未完全發展，戰時受到無可估計的損失，它的需要和平簡直到了生死存亡、非此不可的地步。德國侵略者在佔領和撤退時，破壞俄國最優良的農地一萬五千萬英畝，相當於美國農田一半的面積。幾十座俄國城市被毀滅的程度，從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九十五。全部或局部被毀的工業設備，包括全國鐵工業的百分之六十一，生鐵業百分之五十九，鋼鐵業百分之五十，鉛業百分之七十七，煤業百分之六十；還有全部的水銀與鋼鐵產物。至今還在開工的俄國工廠，泰半都須修理或更新。機器運用過度已有多年。不少已經陳舊不堪。斯諾在「週六晚報」上說：「公共建築物久已失修。房屋建造，除了軍事必需的以外，自一九四一年七月起即告中止。

個人的衣服破爛不堪。事實上除制服以外，絕對沒有衣服生產。成千成萬的人獨一無二的靴子裝着紙鞋底。」莫洛托夫在舊金山說：「我們相信能夠修復這些破壞，並且重建得比以前更好。但這是一件艱巨的工作。」

俄國的領袖們應當知道，他們的重荷如何可以大大地減輕，復興的巨業如何可以大大地加速，倘使由於協調之故，美國與英國能夠把生產力跟蘇俄的輪軸配合的話。這決不是憑空臆斷之事。美、英、蘇三國會經和衷共濟，一致合作過來，極有成效，而且對各國都有利。他們的合作奠定了戰前蘇聯工業的基礎，作成了美國不少利息優厚的交易。

〔彼此的依賴〕由於蘇聯的邀請，美國工程師築成了有名的聶伯爾大水閘。蘇聯用黃金向惠斯汀好斯廠買了大批平置水車。美國工廠為頓河流域的煤礦供應現代化的基本裝置時，獲利甚厚。優點所在，蘇俄是很快承認的，它把美國的採礦術，在所有的聯邦中定為一致採用的標準。高加索油田區域的錐子廠，提煉廠，汽油廠，一切設備都是用現款向美國買去的。蘇俄的曳引機是卡德波勒式和國際收穫式的；它的最好的機車，是鮑特溫式和美商機車式的；鍊鋼廠中許多工場也是美國式的。

美蘇的合作固是和平的必不可少的條件，而和平對於兩國也不可或缺。把它們自身的利益冷靜地計算之下，兩國是互相依存的。一方面，美國人需要更多的貿易與利潤，那是唯有靠雙方互惠的協定方能獲致的；一方面，各種不同的報告都指出，蘇俄需要更多的美國貨物。斯諾的文章裏提到：「俄國人噴賞各式各種的美國貨，渴望有一天能買到或者蘇俄可以仿造得一樣好。據拉里·勒舒的敘述，蘇聯政府指派了一個戰後都市建築設計委員

會，它的主席對勒舒說：「凡是美國現代城鎮的建築，街道的分配，與公路啣接的方式，我們都要採用。我見過美國的新式公廬。我們要模仿。那些廚房！多省力！還有那些美麗的浴室！我們要在新都市裏同樣建造起來。」

這種提高生活水準的普遍而實際的願望，因為兩國人民所共有，但兩國政府是大不相同的。自然，我們以我們美國式的生活自豪。自然，我們覺得可以隨意批評俄國式的生活，猶如俄國人可隨意批評我們的。但有許多特點，我們兩個國家兩個民族非常相似。兩國比任何大國都更能自給自足。在經濟發展上，都無須額外的領土。地理條件也有利於兩國的安全，——正如英王喬治三世心目中的美國，拿破崙與希特勒心目中的俄國。事實上，精神上，兩國都年輕，雄心勃勃，富有開創基業的精力與想像。就因為此，我們躋于強國之列才這麼晚，而都對着世界趾高氣揚。最近蘇維埃報紙聲言，此次大戰差不多是紅軍獨打贏的，這種語氣令人想起從前美國的行動氣派，彷彿第一次大戰是我們獨自贏得的一樣。

〔兩個民族的相似點〕兩個民族共同的特徵說明了一件事實，即普通的俄國人與普通的美國人相處時，會本能地相愛。拉里·勒舒在文字中提及：「要不歡喜俄國人是不容易的。他們那樣的容易衝動，忠厚，事事有與。所有的外國人都承認，俄國人不自覺地更歡喜美國人，因為發覺他們同樣的易感，無拘無束，而且對俄國人平等相視。」

蘇維埃十六個「自治」共和國所組成的聯邦，跟我們的聯邦同為一大熔爐。蘇聯不是一個種族的，而是一百七十五個種族的國家。他們操着一百五十種不同的語言。在此和在美國一樣，這

種駁雜的成分所產生的，倒並非是支離破滅，而是極高的愛國情操和休戚相關的感覺。事實上，美蘇二國都是一個聯邦。而這完全要歸功於少數民族的權利與機會獲得保障。

同樣重要或更重要的是，雖然歷史上美國與俄國彼此意見那麼分歧，但在兩國最危急的關頭，美國一向站在俄國的一面，而俄國也一向站在美國的一面。

〔緊急關頭的互相支持〕 華德·列潑曼在「美國對外政策」一書中曾言：「對於政策的決定，觀念是怎樣的無足重輕，而國家的利害是如何的含有強迫性。美俄的邦交史便是強有力的證明。」他又說：「美國人一向不歡喜俄國的政府。俄國也不用不歡喜我們的政府來回敬我們。除了一九一七年三月沙皇政府傾覆，到同年十一月布爾希維克革命之間的幾個月，美俄兩國的政治觀念素來是兩個極端。雖然如此，俄國和美國爲了自身的利益，通常總在歷史上危急的時期互相支持」。

不管沙皇政府對當年美國的革命思想如何害怕，俄國武裝中立的政策的確有助於十三州殖民地。雖然俄國對美國的民主政體繼續表示反對，但沙皇政府在美國內戰時期，依然聲明保存一個南北一統的聯邦，爲俄國是必須的。這番聲明，以後的派遣俄國艦隊到紐約和舊金山，在阻止英法二國承認南部聯邦這一點上，的確發生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次大戰的時期，美國對俄國沙皇政制深表不滿，後來對布爾希維克黨人又是恐懼又是猜疑。在停戰協定與凡爾賽和會中，雖然俄國都未派代表出席，但仍仍由於美國的堅持，停戰協定與凡爾賽和約均訂有保障俄國完整與利益的條款。一九一八年美國出兵西比利亞的主因，是爲監視日本對俄國的野心。美國撤

兵時，堅決要求日軍同時撤退。

列潑曼曾言：「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處於地球兩端的美俄二國，在政治觀念上一直處於反對地位，一直心懷疑慮，唯恐密切的往來會招致禍害。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彼此仍不願對方分裂，仍希望對方強大。它們從未有過衝突而成爲仇敵。」

〔千載一時的合作機會〕 爲雙方目前的與永久的自身利益計，蘇俄與美國，在此歷史上的緊急關頭，應當站在一條線上互助合作。倘使蘇俄不知道美國此時對它的友情與善意如何熱烈如何普遍，那末蘇俄政府真是消息太隔膜了。俄國要信任美國，實在沒有半點事實根據。由於一切現代的交通工具——報紙，雜誌，書籍，演講，廣播，電影——美國人民獲知俄國的情形，印象非常強烈，而且極表同情。

反之，倘美國的一切真相在俄國所受到的封鎖，能夠鬆弛幾分，我們將更加快慰了。只有兩種俄國政策真能威脅兩國間的善意。第一，倘若俄國以其從來未有的強大威力，開始擴張領土，那末，英美和蘇俄的衝突就難以避免。第二，倘蘇俄受了此次勝利的鼓勵，從事於世界共產革命的宣傳，那末它也要遭到英美二國的抵抗。

要說這兩種恐懼有一種會實現，我們覺得是難以置信的。否則，以蘇聯所需要的，俄國人民所希望的而論，它的損失將太大了。而今日受到威脅的，正是蘇聯完成復興的機會，繼續提高俄國人民經濟與文化水準的機會。美、英、蘇，現在趁着千載一時的機會，可與世界上一切善意的國家，共同消除那籠罩着未來世界的恐懼，共同扶助自由的人類，走向近在目前的較好的運命。而這千載難逢的機會也受着威脅。

地球上的最大轟炸

——彗星曾經襲擊美洲

顧均正

這次日本廣島受原子炸彈的轟炸，其所遭受的損害之大，與被炸的範圍之廣，使任何人聽了都為之咋舌。然而地球上的最大轟炸，其所遭受的損害之大，與被炸的範圍之廣，卻更有百倍千倍於此的。

上面所說的大轟炸的炸彈，是從天外飛來的，這炸彈就是彗星。

據說在幾千年前，曾經有一個彗星擊中了美洲大陸，把四萬方英里的地面全變了樣。雖然有些人反對這種假設，但是多數的地質學家，天文學家和天文物理學家卻深信這是確實的事。

一、火烟霧的世界

他們說，這彗星來自西北方向。一個長尾巴的火球橫過現今加拿大的阿爾柏達 (Alberta) 與薩斯喀徹溫 (Saskatchewan) 兩州而進入美國境內，到了北達科他 (North Dakota) 及明尼蘇達 (Minnesota) 兩州的上空時，牠的形狀在地面看來，已較月球為大，過伊里諾斯州時，牠已變成一團熊熊的大火，其先頭的灼熱的壓縮空氣，已經在把樹林像火柴梗一般地吹倒了。

當牠到達肯塔基州 (Kentucky) 上空時，牠的速度加快，熾燄了多草的原野；在田納西州 (Tennessee) 及大煙山脈 (Great Smokies) 上空時，牠把山上的岩石都熔化了。牠推進的時速為每小時一四四〇〇〇哩，由於逐漸增加的地球引力，把牠越拉越近，終至在弗吉尼亞州 (Virginia) 與中喬治亞州 (Mid-Georgia) 之間，與地面相撞，而埋葬在地球之中，深達數哩，震及全球。

這掉下來的東西，並不是整塊的金屬或石子，而是一大羣隕星，其中

有些隕星是有三四幢市房那樣大。這一羣隕星的全體大致成球形，總面積積至少有四〇〇哩方圓。如果，人類過去所投擲的炸彈能够併成一個，其所造成的災禍還不能跟這一次撞擊相提並論。它毀掉一個廣大區域內一切生命。在現今加洛利那州，喬治亞州，田納西州東部，肯塔基州，以及弗吉尼亞州南部一帶，極少有活的東西遺留下來。在一個更大的區域中，北至魁北克，西至坎薩斯，也無不受到嚴重的影響。

假定有一個目睹這次改變的人，當其還活著的一剎那間猜想起來，一定以為這就是宇宙的末日。現在我們只能從想象中看見及聽見那種騷擾欲直震耳欲聾的大混亂：轟降的怒吼，猛烈的爆炸，參差的火焰，疾捲的塵烟；當震天的巨響停止以後，但見塵土蔽天，創痕滿地，地面上已沒有活的東西，動的東西，有的只是一團團黑的塵烟和白色的水汽，從幾千呎深的噴口之中冉冉上升。而在這噴口的底下，就埋藏着星體的大碎片，熊熊灼燃着。

二、地面的創痕

說彗星曾經與地球相撞，證據在那里呢？

這證據就是至今還歷歷在目前地球表面的創痕。這所謂創痕，乃是一種卵形的窪地，排列得極有規則，成為約八十哩闊的一條長帶，從弗吉尼亞州起到喬治亞州止，這撞擊的地帶大致與海岸線相平行，離海邊從二十哩到四十哩不等。這種下陷的窪地本來也沒有人去注意，有一天某航空測量公司中的一個職員，偶然拿出幾張從空中攝得的照片來給兩個科學家觀看。攝取這些照片的目的，原來在表示木材的分佈。但是那兩位科學家卻

從這些照片中發現了一些很特殊的事實。他們覺得那些火山口一樣的空地，其形四形的長軸，都互相平行，他們的方向都正指着西北和東南。而其東南一端的四周，都圍着一圈沙脊，從這些事實看來，好像那地帶曾經遭受過一次大轟炸，炸彈從西北方向投來，望東南方向落地，而飛揚的泥沙就在其四周堆成一個沙脊。

這兩位科學家就是俄克拉克何馬大學的梅蘭頓博士(Dr. F. A. Melton)及許利佛博士(Dr. William Schriever)，他們一經發現這個驚人的事實就趁最早的機會前去作實地視察，經過仔細研究之後，他們終於在一九三三年提出了彗星與地球衝突的學說。這篇榮譽的論文發表於地質學雜誌，開始了本世紀以來最生動的科學大論戰。

三、襲擊西伯利亞的流星

彗星襲擊地球的實際景象，雖非我們所能懸想，但是當一九〇八年流星襲擊西伯利亞時，卻有人親眼目睹。以此例彼，或可窺見一斑。

一九〇八年六月三十日早上七時，在中部西伯利亞的北方，有一個農夫名叫賽梅諾夫(Semenov)的，正坐在他家中的門廊裏。他突然看見北方天空中掠過一個光芒四射的藍色火球，形體之大，更甚於太陽。這火球墜落在葉尼塞河與勒拿河之間的曠野中。在墜落的地方，升起一支光柱，直指天空。實際上這光雖賽梅諾夫的房子約有五十哩，然而他所發出的熱，卻非常強大，差不多有使衣服着火的感覺。隔不多久，傳來一陣猛烈的爆炸，空氣的波動把賽梅諾夫推出了走廊，他摔得失去知覺，他的屋子掃為平地。

在怪光發出的方向，牧人羅乞脫庚(Luchekhan)的一五〇〇隻馴鹿，正從放草歸來，當賽梅諾夫受空氣波襲擊的一刹那之前，這熱浪擊中羅乞脫庚的馴鹿，把牠們完全毀滅，只剩下幾具焦枯的屍體。

四〇〇哩以外，在橫貫西伯利亞的鐵道上，有火車中人突然看見東北方向一派火光，接着覺得車身大震，甚至疑心車子出軌，而停了下來。在五〇〇哩以外的伊爾庫次克(Irkutsk)城中，地震計上顯出地球為重物所襲擊的記錄，同時氣壓計上顯出空氣波的記錄。就是英國的開武觀象台

(Kew Observatory) 離出事地點約四〇〇〇哩，其顯微氣壓計上也記錄着壓力波的經過。

歲月如流，這個意外的事變，本來早已被人忘記了。可是好事的科學家柯立克教授(Prof. L. A. Kulik) 卻在一九二七年組織一個探險隊，專為調查這件事，而趕到那個出事地點去。他發現一處下陷的窪地，闊約二哩光景，窪地沿邊的泥土似曾被擠壓而造成同心脊，正如投石於泥潭中一樣。在這大窪地之內，還有二〇〇個小凹洞，直徑從一碼至五〇碼不等。窪地內的樹木都已被毀壞；而在窪地四周十五至二十哩之內，滿地是傾倒的樹木，自中心向外展開像是扇子一樣。從這個景象，可以想見這個中心一定會經被什麼巨大的物體襲擊過。

這巨大的物體是什麼呢？據柯立克的發現，這實在是一羣流星。在流星擊到達前，先是受強力壓縮的一個熱空氣的波浪，這波浪把地面炸成一個大窟窿，然後又向外擴展，把樹林子掃平。也就是這空氣的波浪，毀滅了羅乞脫庚的大羣馴鹿，以及這個區域裏的所有其他生物。

其實那一天的事變還算倖倖，要是牠的目標不在人跡稀少的區域，而在繁華的紐約或巴黎，那一定會造成歷史上的一個極大悲劇。一九〇八年六月三十日，正是地球行近勞斯威內克彗星(Pons-Winnecke's Comet)的軌道的一天。顯然地這西伯利亞的大流星，便是這彗星所分離出來的碎片。

四、大神入地的遺蹟

霍璧印第安人(Hopi Indians)中有一個民間故事，說，有一次大神從天上的寶座裏下來，帶着火與雷，跑入地下去了。他們會把大神入地的遺蹟指給你看。這是一個二哩來闊一三〇〇呎深的大噴口，位於阿利查那沙漠中，噴口邊緣向上隆起，較之四周的平地高達一二五呎至一六〇呎。據專家的推測，這個噴口是在不到五千年以前，由一個比西伯利亞流星更大的彗星與地面撞擊而生成的。那彗星的質質是銀與鐵的混合物，其重量也許在一百萬噸以上。牠的速度約為每秒四〇哩，牠橫過猶大州進入阿利查那州，擊中了現在溫司洛(Winslow)鎮的附近。在這一次衝擊中，

其發聲之巨與震動之烈，簡直是無法形容的，牠所造成的可怕的衝擊力，竟穿過了二四〇〇呎的固體岩石，而把牠碎為岩粉。

五、「噲，小傢伙讓我們做給你看。」

上面說過，阿利查那的彗星劃成了一個一哩來闊的大噴口；西伯利亞的流星羣，劃了二〇〇個大約五〇碼闊的小噴口。但是大西洋沿岸的所觀窪地，有的闊達二哩半，長達三哩至四哩，至其數目，不以百計，而以千計。牠們所波及的範圍約有四〇，〇〇〇平方哩，這如其確是由彗星與地面碰撞而成，那末用這一次的災變來作比較，西伯利亞和阿利查那的事件，只抵得小孩子玩的黃豆彈弓的射擊而已。

至於人類的破壞力量，那是更微小了，一個重磅炸彈只能在地面造成一個幾十呎直徑的噴口，一個原子炸彈只能殺害幾十平方哩以內的生物，他們雖欲毀滅自己，卻決不能一下子就把地球毀滅。說不定在彗星所從來的星空之間，另有強力存在，他們對於人類之努力於自己的毀滅，會覺得可憐愚蠢，甚至於不耐煩。也許有一天他們會說，「噲，小傢伙，讓我們做給你看。」

雨衣路

賀若璧

在美國十幾州，和海外作戰地帶，都可以看見多少哩長的土路和飛機場，表面看上去和普通泥地沒有分別，事實上却大大不同。這些泥地從不變得泥濘，下雨時，水向溝渠流或蒸發掉，但從不透進去。

這些泥地都會用樹脂類的東西鋪過，有幾寸深。為了這件事，美國工程部隊，陸軍航空部隊，和海軍，幾乎把可能徵用的物資都徵發來。美國民用航空協會正在試驗這種方法，打算戰後用來鋪設無數小的航空站。公路局認為美國原有的二百萬哩偏僻道路，從前因行旅稀少不值得鋪設的，將來也可以改進了。

在特拉華，弗羅里達，喬治亞，南加羅林納，巴拿馬，法屬古安那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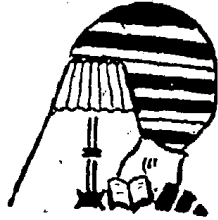
地，有許多土路都被加上新的化學雨衣。密士比省海第士堡有一條不透水的土路，經過幾個滂沱的雨季，仍舊保持乾燥結實。英國軍事區有一條土路被載重卡車行駛了好幾個月，大雨中還是一點不泥濘。

這些穿了雨衣的土路究竟能維持多久，現在來估算還嫌太早，但據專家的預測，在氣候溫和的地帶，總可有好幾年根絕泥濘之患。這種方法還有種附帶的便宜，它可以減少野草在工廠空地，火車道，和土鋪網球場上滋生出來。

這種方法的創始是一位移民科學家，溫特康博士。他早該畢業德國海爾德堡大學，一九三九年離德來美，在米蘇里的省立大學得了一個教書位置，接着入了美國籍。他是泥土學專家，當他看見米蘇里道路的泥濘，就想起他在弗羅里達遭遇到的一個與這無關的問題，竟然被他找到解決。在弗羅里達有些柑子樹要死了，週圍別的樹並沒有死，而這地方又是常有雨水的，這顯然是柑子樹生長的泥土不吸收水分。溫特康博士於是推論到這泥土裏一定有種防水物質。他利用這點線索，試驗了許多物質，發現好幾種樹脂，只要用極少數量（二百對一）與泥土合摻，就可有防水作用。

兩年前，普林斯頓大學聘請溫特康博士替她創設一個泥土學試驗室，在這裏他又發明了許多「安定泥土」的新方法。同時工廠家也向這方面努力着。大力水泥公司利用南美松樹根株，製成一種防水脂，這種防水脂和寶蘭島水泥的摻合品，叫做「司達賽奴爾」，就被政府監數收去。其他安定泥土的原料還被人搜尋着；最足稱的是一種用紙漿廠的藥水做成的脂質。在埃司卡羅沙就有兩位科學家開了一個廠，專造這種脂質。

如果有人以為，隨便什麼泥路，用這種魔術粉灑上去，就可以根絕泥濘，那他可錯了。泥土先得加以分析，再由專家來使用防水素。碱性和酸性泥土的反應就大不同，海邊的沙至今還沒有一種脂質，能使它不透水。還有，行駛重載的道路總得好好鋪過，這樣總不行。不過這種方法戰後一定有大大的發展，我們是可以斷言的。



小說識小 (一)

錢鍾書

負曝閒談第一回，載陸鵬誇王府其飯菜云：「有一隻雞，鴨裏面包着一隻雞，雞裏面包着一隻鴨子，鴨子裏面包着一隻黃雀，味道鮮得很！」此實烹飪之奇聞。按古羅馬彼德羅尼厄斯 (Petronius) 諷刺小說 (Satyricon) 第五第六章，寫暴發戶三樂宴客 (Cena Trimalchionis)，極欲窮奢，盥手以美酒，酒器為精銀，肴核亦無奇不備，以糞穢團成魚鳥形，堆盤供客，幾與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三所載「聖齋」相似；有饌曰：「脫羅愛野豬」(Verres Trojanus) 者，烤野豬腹中塞一牝鹿，鹿腹中塞一野兔，兔腹中塞一竹筍，雞腹中塞一夜鶯，重重包裹，與陸鵬所言，無獨有偶。(按 Trimalchio 一名，出希臘文，義為「三倍享樂」，故借孟子及榮啓期語譯為「三樂」，斯人又憤內，蓋「三樂」而兼「四畏」者。) 西游記七十五回唐僧四衆行近獅駝洞，太白金星報妖精攔路。孫行者欲邀豬八戒相隨打妖，云：「兄弟，你雖無甚本事，好道也是個人。俗云『放屁添風』，你也可壯我些膽氣。」俗諺云云，大是奇語。按巴爾立治 (Erle Partridge) 名著，英國俗語大詞典 (A Dictionary of Slang and Unconventional English) 字母 P 部，探有「掠鳥海中以添水」一語 ("Every little helps"; as the old lady said when she pissed in the sea)，亦指助力而言，意正相當。淮南子詮言訓曰：「猶愛河水之少，泣而益之」；曹子建上書請免發諸國土息口：「揮涕增河」；皆意同而詞氣之生動不及。古羅馬戲劇家普勞陀斯 (Plautus) 形容財虜欲淫濯而惜水，則揮淚以增之 (Aquam plorat, cum lavat, profunderet)；不知亦用洋葱薰目否？不然何能對此懸河決流一副急淚？又按出處衛玉笑答曹云「海為地之腎，故水鹹」；「撒鳥添海」，亦如木落歸根矣。

西游記八十二回，唐僧為毛白鼠精攝入無底洞中，同游果園。孫行

者化身為紅桃，妖精採而食之，行者一骨碌滾入妖精肚內。「妖精害怕道：『長老啊，這個果子利害！怎麼不容咬破，就滾下去了？』」藏道：「娘子，新開園的果子愛吃，所以去得快了。」「愛吃」二字，體會入微。食物之愛人吃者，幾不須齒決，韓昌黎贈劉師服詩云：「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所羨如此，蓋以食物為鍛鍊牙齒之器具，「愛吃」之旨，概乎未聞。若厭東鴨肫肝之類乃不愛人吃而人愛吃之，故必與齒牙掙扎往復，久之而後帖服下咽。按海涅 (Heine) 旅行心影錄 (Reisebilder) 第一部 (Ideen: Das Buch Le Grand) 第一章有云，極樂世界中，惟哺吸是務，湯酒開河，糕點遍野，熟鴨口銜蔗汁之碟，飛來飛去，以被吃為喜 (fühlen sich geschmeichelt wenn man sich verzehrt)，即「愛吃」之意。

劉後村詩文好用本朝故事，王漁洋趙甌北皆誹議之。按後村大全集卷四十三釋老六言十首之第四云：「取經煩猴行者，吟詩輸鶴阿師」；此詩前尚有七絕一首，亦用二事作對。西游記事見南宋人詩中，當自後村始。老殘遊記第二回寫王小玉說書，有三十多歲換湖南口音者極口讚美，謂不但「餘音繞梁，三日不絕」，並且真使人「三月不知肉味」。傍人稱此為「夢湘先生」。按此乃真人真名，毫無文飾。夢湘為武陵王以敏字，所著樂場詩存中有「濟城篇」七古，即為白旌鼓書而作。

品花寶鑑一背口角伶俐。第十八回張仲雨論簾片一節，透澈精微，可與「長隨論」並傳，有云：「一團和氣要不變；二等才情要不露；三斤酒量要不醉，四季衣服要不乏；五聲管律要不錯；六品官銜要不傲；七言詩句要不慌；八面張羅要不斷；九流通透要不短；十分應酬要不俗。」梁虛林歸田瑣記所載「清客十字令」與此大同小異：「一筆好字不錯；二等才

情不露；三斤酒量不吐；四季衣服不當；五子圍棋不悔；六齣昆曲不推；七字歪詩不避；八字馬弔不查；九品頭銜不選；十分和氣不俗。」具此本領，亦可以得志於今之世矣。「四季衣服」一事，尤洞達世故。巴蒂斯（Maurice Barres）有小說「無根人」（Les déracinés），余於其名，嘗取讀之，皆空發議論，悶鈍無味，唯有語云：「衣服不整潔而欲求人謀事，猶妓女朝衣百結而欲人光顧。」（L'homme qui fêchait du travail et n'a plus de vêtements propres est aussi dépourvu que la prostituée en frouilles），即「四季衣服」之意。鮮衣下屬之異於布衣上司，衣冠濟濟小清客之異於不衫不履大名士，未始不係此也。

品花寶鑑作者陳少逸發於後西遊記一書，故屢取為排調之資。如第七回高品笑曰春航遲到云：「南極仙翁遲遲不到，難道半路上攔着了小行者的筋斗雲，因此行走不便麼？」按此即後西遊記中小行者與小天公鬥法跳「好勝圈」事。又如第三十九回李元茂見其妻孫氏為「天老」（Albino），因云：「這是西遊記上的不老婆婆。」按此即後西遊記中使玉火鉗之長顏姐姐，嘗以針夾豬一戒之耳朵者。後西遊記一書，閣落不彰，人少稱引，惟陳氏屢道之。

笑林廣記卷二債精傳有「大窮寶殿」，可與紅心詞客伏虎帽傳奇中悍婦所造之「大雌寶殿」並傳，以「窮」代「雄」，取其音同；以「雌」代「雄」，取其義反；皆合弗羅依特（Freud）論俳諧（Wit and the Unconscious）所謂「代換」（Substitutive formation）一原則者。廣記卷四一則略謂：南北兩人，均談話，彼此欽慕，不辭遠道相訪，恰遇中途，各敘寒溫；南人謂北人口：「此處極冷，不知其冷如何？」北人曰：「北方冷時，道中小道者須帶棒，隨風隨凍，不熱人與騎凍在一處。則尊處極熱，不覺其熱何如？」南人曰：「南方熱時，有趕豬道行者，行稍遲，豬成燒焦，人化灰塵。」按此則情事口吻，入諸孟巧生奇遇記（Adventures of Baron Munchausen），可亂楮葉。奇遇記第六章寫旅行俄國時，天寒吹角，聲凍角中，以角懸性味，聲得熱而融，Terengi terengi teng itengi！白出角中，蓋取拉白萊（Rabelais）巨靈世家

（Gargantua et Pantagruel）卷四第五十五章而稍加改易。英詩人羅傑士語錄（Table-talk of Samuel Rogers, ed. by A. Dyce）第一百三十五頁則記印度天熱而人化灰塵之事（pulverised by a coup de soleil），略謂一印度人請客，驕陽如灼，主婦渴甚，中席忽化為焦灰一堆；主人司空見慣，聲色不動，呼侍者曰：「取箕帚來，將太太掃去（Sweep up the mistress）。」較之廣記云云，似更詼諧。

父子雜說一則，略云父子之鄰二鄰夫，食肉以求長智慧，如是數日，打與自負為「心識明達，觸事有智，不徒有智，又能窮理。」其一曰：「吾見人鼻竅向下其利，若向上豈不為天雨注之乎？」按法國成語謂鼻孔向天者為兩注鼻（Le nez dans le ciel），思路亦已及此。

昔若兩西遊補記孫行者被老人救出葛蘆宮，老人忽合於己體，乃知即自己真神，「慌忙唱個大喏，拜謝自家。」此語曲盡心理。人之自負才能本領者，每作一事，成一文，津津自道，恨不能現身外身，於自家「唱喏拜謝」，香花供奉，匪特我周旋，形神酬答而已。陳松山明詩紀事蔡羽下引太湖備考云：「陶周望云：『羽置大鏡南面，遇著賢得意，輒正衣冠，北面向鏡拜舉其影曰：『易洞先生，爾言何妙！吾今拜先生矣！』』羽以養易自負，故稱「易洞」也。」「天下文人，齊心同願而含意未申者，數必不少。德昆西（De Quincey）全集（Collected Works, ed. by D. Masson）第四冊論古爾史密斯（Goldsmith）一文中配枯立治（Coleridge）識一人，敬畏自己，每說及「我」（I）字，輒脫帽鞠躬為禮，較易洞先生尤甚矣。西洋詩人之好自譽者，首推莫萊亞斯（Moreas），詳見亞兒巴拉（A. Albalat）自傳（Souvenirs de la vie littéraire）記莫萊亞斯篇。次則但丁，亦樂道己善，詳見伯曼尼（G. P. Rim）活但丁（Dante Vivo）第二十一章。余中外友人中此節足與二子媲美者亦復指不勝屈。

兒女英雄傳第十五回描摹鄧九公姨奶奶衣飾體態，頗伴色描稱之妙，有云：「雪白的一個臉皮兒，只是胖些，那臉蛋子一走一哆嗦，活脫兒一塊涼粉兒。」刻劃肥人，可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按按考克（F. L. Peacock）寫羅賓漢事小說（Maid Marian）第十章狀一胖和尚戰慄如肉汁

或算汁凍之類動 (The little friar quaked like a jelly) 迭更司旅行笑史 (Pickwick Papers) 第八章狀肥童點頭時。雙頰哆嗦如白甜凍 (The train of nods communicated a blanching-like motion to his fat cheeks) 與「活脫兒一塊涼粉兒」取譬正同。

兒女英雄傳第三十九回，第九九九秋慶壽，安老爺為同席講論語。在風沂水一章，略謂朱子註不可過信，「四賢侍坐言志，夫子正是賞識。冉有，公西華，子路三人，轉有些駁斥會竹。讀者不得樹「吾與點也」一句，抬高會竹。會竹的話說完了，夫子的心便傷透了。彼時夫子一片憐才救世之心，正望着諸弟子各行其志，不汲斯文，忽聽得這番話，覺得如會哲者，也作此想，豈不正是我平日浮海居火那番感慨。其為時衰運替可知，然則吾道終窮矣！於是唱歎曰：『吾與點也！』這句話正是傷心蒿目之詞，不是志同道合之語。果然志同道合，夫子自應莞爾而笑，不應唱然而歎了哇！詞猶尖新，老宿多稱賞之。按此段議論，全襲袁才子之說。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四論語解之四略云：『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問爾知也。會點之對，絕不相蒙。夫子何以與之？非與會點，與三子也。明與而實不與；以沂水在風，即乘桴浮海之意，與點即從我其由之心。三子之才與夫子之道終於不行，其心傷矣。適問會點曠達之言，遂歎而與之，非果聖心契合。如果契合聖心，在子當莞爾而笑，不當唱然而歎。此兒女英雄傳之藍本也。翁覃谿石洲詩話卷三說東坡在儋耳時：「問點爾何如，不與聖同憂？」以為能「道著在風沂水一段意思」云云，亦頗合袁氏之說，特筆舌無此明快。乾嘉漢學家於袁解頗有節取；郝蘭皋鹽書堂外集卷一書袁簡齋論語解四篇後即取其二其四兩篇，朱蘭坡小萬卷齋文稿卷七與狄叔類論四皆質疑雖駁袁氏之解數字而亦不非其夫子傷心之說。

德國十七世紀小說家格力羅爾斯好森 (H. J. Ch. von Grimmelshausen) 以「老實人」(Simplicissimus) 一書得名。余嘗謂其書名與伏爾泰 (Voltaire) 小說「坦坦者」(Candide) 天造地設一對偶。書中寫兵連禍結，盜匪橫行之狀，與伏爾泰書每有曠世相契處，證之今事，亦覺古風未沫。雖文詞粗獷冗無，不足比伏爾泰風韻蘊藉之筆，然佳處偶

遭，尚非得不償勞也。卷四第二章老實人在法國與居停加那 (Canard) 論醫，有云：「在病家心目中，醫生有三變相；有病初見時為天使相，診時為上帝相，病愈開發時為魔鬼相」(Ein Arzt dreierlei Angesichter hat: das erste eines Engels, wann ihn der Kranke ansichtig wird, das ander eines Gottes, wann er hilft, das dritte eines Teufels, wann man gesund ist und ihn wieder abschafft)。按司各脫小說主特倫 (Abbot) 第二十六章寫一醫生感慨云：「拉丁古諺謂，醫生索診費時，即是魔鬼 (Praemia cum poscit medicus, Sathan est)。病人欲吾儕診視，則以吾儕為天使，及吾儕索費，則以吾儕為魔鬼」(We are angels when we come to cure— devils when we ask payment)。余偶至公立醫院，每見施診部之醫生，早於診視時，對貧苦病人猙獰叱咤，作魔鬼相。余初非病人，而傍觀竟窺此態，百思不得其解。

槐聚庶詩 錢鍾書

三十生日未陽曉發

啼月鷄聲欲徹天。沉沉墟里冷無烟。哦詩直擬陶元亮。誤落塵中忽卅年。

山齋短述 五首

高眼銷永晝。驚起尚松惺。角定聲猶在。夢成睡忽醒。(鄰有軍營。朝夕吹角。) 庭竹驕陽下。清風偶過之。此時合眼聽。瑟瑟足秋思。日落沒平地。天垂裏小村。祇供行坐臥。又度一朝昏。開窗不見月。夜色失摹描。一片蛙鳴世。數星螢火宵。難覓安心法。盡憑遮眼書。意原書以外。夜是晝之餘。



細沙

題目

爲什麼我只能寫短短的小品呢？我從來沒寫過長篇巨著，連我寫的詩也是短短的抒情詩，有人說文字就是一個人性格的表現；這話我不太信。我雖然喜歡人生中纖美的地方，可是我也夢想過崇高的美麗，人生中最痛苦的經驗，和最深沉的意義。我也追求過至高的美德，堅忍的毅力，和一切「巨人」所應有的特質。難道這些都不能使我的作品中有五幕的悲劇，裏面的英雄在注定的命運下掙扎；幾千行史詩，裏面一個國家和另一個國家爲了一個美女的秀髮爭鬥，和二十厚冊的歷史小說？

現在

「他們多快樂，他們在『現在』裏生活。這就是我所羨慕的；在現在裏生活，不往前也不往後看，而且，我們的生命不也就是『現在』的一霎那嗎？」那本紅皮小說裏的女主角對她的母親說。多麼真確！合上那本小說我這樣想。過去是一片空白，連那感想失去了的好日子的部份都沒有。將來却又那麼渺茫，誰知道十年以後（也許一分鐘以後）這世界變成什麼樣子？比較實在的只有現在，可是連現在都永遠逃避我，像河水永遠從手指間滑過。現在我被關在病院的小室裏，像一朵不見陽光的花朵，我覺得生活在週圍世界悄悄的，莊嚴地進行，單單把我遺留在外。假如不是抬頭來望一望窗外，我還不知道新月已經掛在樹枝上了。可是那本小說還在我手上，使我重新醒來，我還得繼續念下去。那女主角的命運到底是重要的，她「將來」是不是快樂的活下去？還是遭遇了普通美麗女子的命運？於是我耐心的一頁一頁讀下去。

孤兒院

宋悌芬

每回我走過那孤兒院——所謂孤兒的樂園——我總聽見那寂寞孤兒沒有精神的，不和諧的在唱讚美歌。他們寂寞，無力的聲音配上沒有和音的伴奏，總給我一種不舒服的感覺。在他們幼小，無邪，沒有染過這世界的濁色的心靈中，難道已經有着了不得的哀愁？他們眼睛向着廣大的天空，他們寂寞的心靈在呼喚着得不到的撫慰，然而他們給鎖在狹小的天井裏，不得不做那些無聊的日課，不得不唱讚美創造這悲慘世界的主的歌。於是當一陣秋天的風帶着枯葉打在街沿上，當我聽見他們單調的歌聲的時候，一陣不由自主的悲感來臨到我的心頭。

可是我却更熱愛這世界。

爲什麼

爲什麼不讓我做一種南美洲的飛蟲呢？它們永遠停留在鮮艷的花朵上。它們的一生，啊，何其短促的一生，是從一朵花朵到另一朵花朵。它們活着只有一個目的——顏色。那麼爲什麼不讓我同它們一樣，只是爲了顏色，爲了純粹感官上的享受活着？

屬於

說什麼思想上的自由和人類不可屈服的意志！我就永遠作不了自己心靈的主宰和靈魂的指揮（Captain of my soul）。正像法國作家格連所說，我永遠屬於一些創造者和他們的作品。不管我的主人是音樂，圖畫，或是詩歌，我總是毫無理由的，輪流的，而且甘心的作他們的奴隸。例如現在，我死心塌地的屬於Spohr的音樂，馬龍收藏裏的唐磁，還有維尼哀收藏裏的魏代的石像。



漫談戰爭 (續完)

平心

——人生百事談之三——

戰爭一經成爲爭霸英雄的癖好，自然暴露它的醜惡與殘酷，使沈醉的英雄和幫閒的天才不得不急於把它裝飾得珠光寶氣。明明是爭城略地毀社滅國的慘酷屠戮，却不妨高豎「弔民伐罪」，「詰暴誅慢」的大旗；明明是搶劫子女玉帛的強盜行徑，却不妨狂吹「救無辜，執有罪」的法螺。一到了現代，職業戰爭家就更加講究戰爭化裝飾了。上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列強打出了「保衛祖國」「拯救文明」之類的繡花旗。這回先後發動侵略大戰的日本武士與德國納粹打出了名目繁多的廣告牌。日本在上面大書：「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擊滅英美侵略主義」，「解放亞洲民族」，「實現八紘一宇和平」——德國寫的是：「建設歐洲新秩序」，「消滅布爾塞維克赤禍」，「剷除猶太罪犯」，「保衛西方文明」……爲了傾銷這些大道，他們化了大得叫人不能相信的廣告費；寧可讓國內老百姓餓得眼晴發花，却不肯減少贖世視聽的一馬克一圓錢。最有趣的是，日本對中國打了多年的仗，却一直不肯承認這是戰爭，另有好聽的名目，叫做「支那事變」。是的，「王者之師，有征無戰」(陳琳語)，在中國用大砲來宣揚王道的日本「皇帝」就算把「支那人」殺掉一半，至多也不過像「契弟」汪逆精衛所說的等於「哥哥打弟弟」，怎好稱戰爭呢？天照大神的血胤看得戰爭好像歡騰上賓的宴筵，他唯恐中國坐上了正式的席面，只好連稱「請吃便飯」。後來他終於慷慨起來了，掏出腰包，大開太平洋鷄尾酒會；不等發出請柬，就硬把美國老闆跟英國紳士拖來赴宴，事後才補具請帖。不料這兩位派頭十足的嘉賓拉了中國，蘇聯來作陪，給冒昧的東道主一頓老拳，太平洋盛筵就在神國王孫的討饒聲中宣告散席。算是丟盡了天照大神的臉！

沙文主義者 (Chauvinism) 不但忙於裝飾他們自己的戰爭，同時還要幫忙爲他們崇奉的戰神化妝，叫一切愚衆爲他風魔。他們最愛用的化妝品就是文明牌的不斷戰爭論。依照這個妙論，戰爭即等於進化。德國軍事學家本哈第 (Friedrich A. J. von Bernhardi) 說：「戰爭足以喚起人性中的最高力量。」後來法西斯主義者更老實發出征服世界的叫聲：希特勒說：「凡真心願望和平者，必須擁護德國征服世界，——我們只有毅然決然依靠戰爭完成和平主義。」

用和平主義來裝飾戰爭，的確是天才侵略家的特有發明，然而全世界的良知早就看出來，以征服世界爲目的的戰爭究竟會給人類帶來些什麼。山塔納耶雖然對於戰爭本質解說得並不好，但他駁斥不斷戰爭論的話語却是十分痛快的：「有些戰爭頌讚者說若沒有周期的流血，人種將要衰退，並失去人性。經驗對於這種無恥論調作了直接的反駁。戰爭浪費了民族財富，殺死了民族工業，消滅了民族精華，萎縮了人類的同情心，使國家給那幫冒險家統治；叫孱弱者，殘廢者與不成人形者繁殖下一代的人。自相殘殺的戰爭不論是對外的，抑或對內的，都足以使理性生活受到最大挫折。」 (G. Santayana: Little Essays) 若果除開反暴虐制度的戰爭不算，他所說的戰爭惡果全是事實。

裝飾戰神的第二種化妝品，就是馬爾薩斯牌的人口過剩論。一百四十年前，馬爾薩斯認爲人口過剩的恐慌必須靠戰爭天災貧困飢餓來解決。侵略家就常把對外掠奪戰爭歸因於人口過剩。然而問題立刻來了，人口問題固然要靠戰爭之類的破壞力量來解決，但倘沒有充足的人口，又打什麼仗呢？譬如說，這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單單德國的死傷人數就是七百四十

餘萬。在飛機大砲坦克機槍原子炸彈的咆哮聲中，除非不斷供給大量肉做的「戰爭機器」（愛羅先河攝），是決不能支持一個解決人口過剩問題的龐大戰爭的。就爲了這個理由，在納粹的三K主義中，Kinder（孩子）占據了第一位。希特勒雖說是一個標準的獨身主義者，但他和他的黨徒却鼓勵國民結婚，對不結婚者課以重稅，而且用國家津貼之類的方法獎勵人民本生孩子。日本呢，也不甘落後。雖然天皇和他的大臣們在一直宣揚「一億國民全體效忠聖戰」，但他們面對着地球上五分之三的人口作戰，不是鬧着玩的，一億人口（連朝鮮台灣的人口也計算在內）又怎能算多呢？於是獎勵生育，取締節育，就成了最急要的「厚生政策」。在日本，不但本國的私生子交了好運，連中國淪陷區的若干兒童也有人看中了，給收養去做螟蛉國民。日本冒險家苦心焦慮的問題，就是怎樣填補巨額的人口消耗，充分「囤積」前線以無窮砲灰。所以人口過剩在平時儘管被職業戰爭家用作對外侵略的藉口，可是一到了大砲發音代替了外交家發言以後，這回成爲問題的倒是人口不足了。倘若你說這是他們自相矛盾，那是由於你不懂不斷戰爭論的真諦。不斷戰爭論者誠然主張用戰爭來解決人口問題，可是在他們心目中，被解決的乃是劣等民族，至於純粹亞利安和大和之類的優秀人種不但不在被解決之列，並且有大量繁衍向地球每一角落大舉拓殖的必要。

假如說，苦難的人生是一所古老的大學，那末，戰爭就是一門頂叫人頭疼的必修課程。平凡的人是被迫上課後一講所得，到考試時只好交白卷完事。聖賢和英雄却不然，他們總得表現些「不朽」成績。大抵英雄們獻出的是武功稍略，而聖賢們留下的是微言大義。我們是一個崇文而不尚武的民族，所以赴武夫也以被尊稱「儒將」爲榮。聖賢們對於戰爭雖不及英雄們那麼熱心，却貽下了許多關於戰爭的議論，往往叫英雄們奉爲圭臬。孔子在回答衛靈公問陳的時候，自稱「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表示他知禮而不知兵，但他分明認爲「以不教民戰是爲棄之。」而從他弟子所記載的「子之所慎：齊、戰、疾」的話看來，可見他對於打仗一事絕不肯馬虎。孟子是反戰最力的人，他發表過「善戰者服上

刑」之類的憤激話，但他却極力頌讚湯武的征伐，說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不過他把「征」跟「戰」界限分得很清：「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後來荀卿所說的「王者有誅無戰」，（安（淮南子）所說的「天子之兵有征無戰」）都同孟子一樣，是根據封建的等級與身分來看戰爭。道家很少論戰，但間或也流露些關於戰爭的觀感。老子雖認定「以道佐人者，不以兵彊天下」，「唯兵者不祥之器」，却也並非絕對反戰，他主張兵是可以「不得已而用之」的。莊子雖發過「聖人死，大盜不止」的牢騷，却贊歎「聖人用兵，亡國而不失人心。」墨家是徹底的反戰論者，這從墨子的非攻篇可以看出，他嘲笑「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的君子，指出一切攻戰「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但看他回答弟子禽滑釐怎樣守小國的問題，關於守備的布置闡述得那麼詳盡，就可知他對於被侵略國的防禦戰是看得很鄭重的；而且他明白說過：「戰雖有陣，勇爲本焉。」跟儒家所說的「戰陳無勇，非孝也」的話頗爲相近。至於兵家和法家對於戰爭不待說是特別重視的。

戰爭不但深刻烙印在聖賢的議論中，也明白反映在宗教的經典中。一手執可闢一手執寶劍的回教不用說了，就是別的宗教對戰爭也並非漠不關心。聖經——尤其是舊約記載了許多關於戰爭的事跡和議論。耶穌雖然教訓門徒：「不要與惡人作戰，有人打你的左臉，連右臉也轉過他打」，似乎是主張十足的不抵抗主義了。但他有一回公然聲稱：「我來不是叫地上太平，是叫地上動刀兵」，所以有人猜想耶穌是在強敵壓制之下故意佯裝不問塵俗事務，他內心其實是傾向反抗的。假如他騎驢上耶路撒冷後，能夠得到廣大民衆擁護，真的做了以色列王，說不定會放棄非武力抵抗運動的。以慈悲爲本的佛教是反對殺生的，但對於護國戰爭却十分重視。大陸遮尼乾子經有云：「大王當知，行法行王，設是方便，入陣鬥戰，爾時雖復殺害衆生，而彼王得輕微少罪。何以故？彼法行王爲欲入戰，先生三種慈悲心故。……大王當知，彼法行王，爲全衆生，爲護妻子族姓知識，能

捨自身及資生物，作如是業。因此事故，彼法行王得無量福。大王當知，若為護國，養活人民，興兵鬥戰。彼時國王應當先發如是三心，勅令主持一依王教，如是鬥者，有福有罪。這就是說，興兵鬥戰是護國與全衆生的一種方便，用現代話來說，戰爭是保國衛民的一種手段。所以大乘佛教在列舉轉輪聖王的「七寶」時，把「主兵臣實」作為最後的一寶，這主兵臣實是「勇健猛略，策謀第一」。(涅槃經)

活得多難世界的人，不論是聖賢英雄，是凡夫俗子，對於戰爭都不能無所動心，既有所感，就有愛憎。不過因為戰爭總牽涉特權階級的利害，人民的愛憎很難表達。經過了無數驚聞家的手筆，特權者的好惡褒貶就浸染着歷史，使後人對於過去的戰爭不易看出真象。然而理性的光燄畢竟是封不住的，漸漸地從覺醒者草中間生長了清算歷史是非的力量。被古今腐儒頌揚為「弔民伐罪」的爭雄之戰，今天可能被視為相斫故事。被舊時史家貶斥為「流氓之亂」的農民起義，今天可能被列入革命史冊。歷史上雖然充滿了散布死亡的殺伐事件，但不時也因燃着求生戰爭的光芒。人間文化就在兩種黑白不分的戰爭的起伏中迂迴前進。若問什麼是估量戰爭價值的公正標準，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回答是戰爭所代表的人羣利害。似如有一個戰爭，像珍羞美饌，是爲了滿足少數饕餮的胃腑而烹調出來，是要使人間裝滿離離嗚吐，那麼，人非但不能因爲看見饕餮得意忘形的醉飽而加以欣賞，反而要投以憎惡；又假如有一個戰爭，像粗茶淡飯，是爲了解救大衆的飢渴而燒煮出來，是要使人間充滿瀟灑氣象，那麼，人非但不能因爲覺到大衆狼吞虎噬的粗魯而加以輕蔑，反而要表示贊美。評定戰爭的曲直，最忌感亂於外表的現象，而拋開了內在的本質。克勞塞維茨說得對：「戰爭是政治的另一方式的繼續」。離開政治來論戰爭，等於離開季節來論寒暑。德日的掠奪政策在侵略戰爭中表現了它的極致，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自由的政治運動在反侵略戰爭中找到了它的出路。這都已成了常識，然而遇到了某些歷史條件太複雜的戰爭，非有精湛的剖解，很易教人迷惘。十九世紀初期的拿破崙戰爭最初是以革命的步伐前進的，它保衛法國革命的成果，掃蕩歐洲的封建勢力。但當它超越了革命的界

限，走上了掠奪與霸佔的道路，就轉變爲助長歷史黑暗的反動戰爭。一八七〇——七一的德國戰爭，在反對勾結沙皇扶植德國封建勢力的拿破崙第三一點上，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及至德軍佔領阿爾薩斯勞倫劫掠法國的土地，就變爲十足的強盜戰爭了。歷史上這樣的事實或者跟這相反的事實是並不少的。

戰爭誘惑了許多歷史家，使他們輕率地留下褒貶；讀史者也就每每跟着他們的調歌而謳歌，記住他們的歎息而歎息。然而古今一長串的戰爭蘊藏了無窮的歷史秘密，絕非可憐的歷史家所能理解的。揭穿戰爭的秘密，不僅需要銳透人生的理性，也需要創造人生的力量。

久已失去了樂園的人類，穿過戰爭的火獄與殘酷摸索前進，總有一天會跨進沒有血腥沒有恐怖的新樂園，忘却長征的疲勞吧。但在漫長的艱苦的征途中，須要倒下多少勇士，凝聚多少血泊，又有誰能預言呢？

告 讀 者

邇來物價昂騰，報紙漲至每令一萬八千元（合僑幣三百六十萬元），排工每千字漲至九百元（合僑幣十八萬元）本刊篇幅較多，爲稍減賠累起見，不得不略增售價；雖讀者負擔加重，但與本刊實際成本相差猶巨。故爲本刊與讀者雙方利益着想，今後擬竭力推行優待辦法，即（一）一次預付國幣五百元，本刊按期照每期定價八折計算，於預付款下扣除，至扣完爲止。（二）凡預定各戶除中區及西區外，概請於出版時來社自取，若須郵寄，每期照加郵費二元。



蜀中通信

智識階級的貧困

龐薰琴

××兄：

戰事結束的消息傳到我的耳朵裏時，腦子裏第一個念頭就是：現在我總不至於餓死了罷？回想起來是尚有餘糧。幾年來不是與窮掙扎，而是與死鬥爭。這種鬥爭決不是顏回與陶潛所經歷過的。我雖幾年來始終有五斗米可領，有薪水可得，但是我的薪水無法燒熟我的五斗米。我現在確是可以驕傲了，無論怎麼窮，打不軟我這幾根窮骨頭，硬漢仍是一條硬漢。我們沒有出賣人格，更沒有出賣靈魂。在這××奸商投機作弊，烏黑的氣氛中，我們祇是孤獨地受難，工作，工作，受難……

我們急着想回家，在我們心裏，家鄉總是家鄉。峨嵋也好，青城也好，讓許多新貴新富去遊遊罷。今天讀了閣下雙十節寫來的信，提到房子問題，真像背上澆了一桶冷水！以二百對一的比率騰起來，物價當然此地貴多了。你得知道，一個公務人員的收入，最高不出十萬，而且還是七月以後的事。以前連米連薪津貼只有三萬到五萬的數目。很多潔身自好的公教人員的境況，決非你所能想像。前年我在重慶時遇見重慶剛從南溪來，他脫去單袍，裏面的一件棉袍祇留棉棉花，袍面早已破爛為無數無數的碎片。這是指衣一方面說。我也親眼看到過去在南京有兩坐洋房，出入有汽車的一位朋友吃飯，他和幾個孩子祇有一大碗豆。豆是他們自己種的；孩子們搶着豆吃，他自己坐在桌旁流淚。這是指食一方面說。這幾年

差不多這些人都坐不起車輪，走幾十里路不算什麼事。比方傅抱石每次從賴家橋寓所到中上大上課，不論寒暑，上坡下坡幾十里路總是走的。這是指行一方面說。至於住，祇要看看重慶，擠得一所小房子住十幾家，早已不足為奇。中國是所謂講民生的國家，這就是民生的現狀，而這些「民」還是中國最高的智識階級。我再說說幾位有名的學者的近況：陳寅恪患眼疾，寅吃卯糧，窮得不得了；傅斯年賣書為生；梁思永患肺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幾位研究員，如李方桂、凌純聲等都因生活關係，脫離了史語所。林徽音也已臥病四五年。講到我自己，想不到絕處逢生。有一次孩子們病了，說是貧血而又有肺病嫌疑。我抱了一本大冊頁，包括二十幅畫，想賣四千元，無人要買。又有一次也是家中無錢而孩子病倒，我把一幅白描求售，標價二千元也是無人領教。幸而每次總是借到了錢，過了難關。這些都關一個接着一個，終究度過了，現在想想倒莫名其妙起來。可是我抱定主張以作品換取同情，換取生活，所以在最困難時反而靜靜的坐下來工作，從日出直做到日落！最有趣味的是，兩次最困難時賣不出的作品，終究賣出了，而且是別人自動出了高價來買的。大冊頁中的十幅，據人說會陳列於英國王家研究院，由顧少川帶往英國作為中政府的禮物的。最想不到的是那幅白描在倫敦被人以一百廿五英鎊買去。這種種使我哭笑不得，因為我究竟是一個中國人啊？

……第三屆全國美展，我沒有送作品去，可是教育部代送了去，陳列在西畫部。等要決定獎金而審查時，西畫審委把我的作品推了出來，說不是西畫；中畫審委又把我的作品推了出來，說不是中畫。諸如此類的事情，眼看多矣。所以我現在什麼都不想，只想快快回家，回家，回家。

回家並不是想享福。唯一的希望是能在上海租到一所清靜的小屋。我需要清靜。八年來我的神經像滿張着的弓，沸騰的水，又像彈奏過久的琴絃，確實需要短時期的休息，可是我最大的需要還是要工作，要作畫。我希望能夠立刻開始多年理想的工作。想不到房子那末難，我那裏有什麼「條」呢？——四年來像一條喪家之犬，受盡了閒氣，難道還要我做狗下去嗎？

至於對藝術本身，我現在不想先對你發表什麼意見；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把作品放在你的面前，靜靜的聽你的批評。總之，我對於目前的我並不覺得滿意，我永久在繼續的工作，永久在繼續的進步，而永久不滿於自己。八年在這閉塞的地方，我自己覺得像井中之蛙，談起天地來不是將成爲笑話麼？現在祇希望快快跳出這口井。

琴 十月十八日

教書要不得

孫大雨

XX兄：

一個人過了四十會變成自私，一點不錯。我現在就在這個階段裏。促進文化，造福人羣，這樣的觀念我現在覺得比較空虛。對於教書的生活絕對厭惡，不用說。

四年來寫了四首給月波的商榷，譯了密爾敦的 *L'Allegro*，寫了一篇萬把字的介紹華滋華斯的通俗稿子。L'Allegro 譯稿尚未發表，介紹文已給念生，不知他披露沒有。此外毫無東西。

——教書要不得，利人而害己，而最痛心者爲：人不以其爲利。你說：教書也不過是跳島戰術，我不同意。那不過是穿草鞋，用紅標大刀的十五世紀戰術。做出版家也不行，只抵得上來福槍與刺刀戰術，逐島還談不上，遑論「勝島」。出版事業，尤其我們理想中的出版事業，須在三五十年後，中國有一萬萬大學畢業生的時候，目前不是生意經。

文協開會我從未到過。我住在南溫泉，進城去要累半天，又無適當的地方住；去時辦一兩天自己的生意經，回來已筋疲力竭，故極少進城，個把月只一次。因此對於文協，文壇，文人的消息，所知者少得不能想像。——你寫了一大封信向我要稿子；你若是生人當以爲我跟你過不去，幸而是至交；那壓，恐也不免覺得我滑稽。可是對不起，事實是如此，奈何，奈何！

大雨 十月二日

所聞者悲風，所見者哀黎。

葉常青

XX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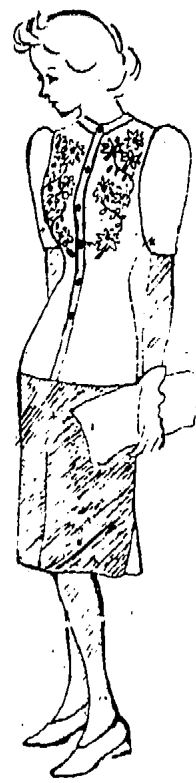
去秋桂市淪陷，廣西境內因作戰劇烈，主要城市完全被佔，沿公路村落之幾十分之八九。弟此次隻身離家，繞道半個廣西，轉而至柳州，城類郭，所聞者悲風，所見者哀黎。五年不到重慶，此次所得印象至爲惡劣。抗戰以後，國民道德墮落日甚，人人以做猶太人爲榮耳。若謂民窮財盡，則騷擾淫逸者比比皆是。抗戰期間，不論如何困苦，人人尙有勝利之信念；及至和平到來，又復漆黑一團；淪陷區人民之苦，自可想見。換季兄夫婦過去生活幾如餓殍，前年因子女在一月內相繼死亡，三辭災官（立委），遺棄來桂，到不及二月，即告淪陷，因亦一同賣鬻而作難民。

葉元龍先生寓居渝郭，生活之苦不能想像，即素菜淡飯亦無以爲繼。——上月末來蓉，晤諸友好，誠有「客中遇舊含悲喜，亂後逢人說死生」之情也。——弟眷在蓉，必要時或先移廣州寄寓何又文兄家。若需又文寫稿，我當代拉。——節序秋涼，恍悟身世，促膝未近，東望慨然。

常青十月十四日於成都

全滬唯一絨線衣專家

美
化
公
司



(面對院戲大門金) 號八六八路煦福

五七一八三話電

上海銀行公會
上海商業銀行

永泰商業銀行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行址：四川路五〇一號
電話：二三五三六

本刊業經上海特別市市黨部准予備案宣字第五十八號
並呈請內政部登記中

良藥 通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標記



本公司出品最新成藥及原藥
成份準確製造精良久已馳譽
本埠外埠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中國通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廠址：上海康腦路五二八號 電話：三五三二五
辦事處：上海四川路一〇一號 電話：三五三八二

本期三十二面定價國幣一百廿元